

素俊
戲刻
集四

萬世師表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刊

萬世師表

袁 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六元七角

袁萬俊第四集
戲四種
劇師表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
海關路口
四川路
鹿角路
一弄
八號
四十二號

袁俊 一、小城故事

戲 二、邊城故事

劇 三、山城故事

四、萬世師表
五、美國總統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
三十六年六月再版

給

成

芳

「我因沒有違棄那聖者的言語，就仍以
此爲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還可踴躍。」

——約伯記第六章第十節——

萬世師表
四幕劇

第一卷

民國七年七月間。

北京城外某大學堂的校園裏。花木繁茂，綠楊夾道，一座座高大的建築掩映其間。暑假裏校中人少，黃土墊的路上只偶爾有一兩個騎自行車的慢慢走過，輪子輾在土上沙沙地響。午後的驕陽中，一切靜悄悄地，只有枝頭蟬聲若斷若續，嘶個不歇。

教授住宅區的一角上，綠蔭中露出紅漆門綠紗窗的一幢小洋式房屋，是老教授方義達的家。走上蔭廊，進了綠紗門，是個衣帽間，再進一道門，就是方家樓下的客廳。一連兩開間，窗明几淨，佈置雅潔。沙發、矮几、書架、餐桌……都安排得極其融洽。一邊有樓梯通樓上的書房和臥室，另一邊有門通到廚房和下房。壁爐上懸著一張放大的女人的像片，慈祥地微笑着。那是方義達的妻子的遺像。

開幕時，桌上擺了許多盤碟，翟順正從紙匣中向盤子裏裝著一塊塊的西式點心。翟順是個約莫三十餘歲的僕人，平頭，長衫，白襪，乾淨，利落。一張整整齊齊的臉，透着能幹，也透着老實，更透着懂規矩有禮

貌。一句話，是個道地的好北京用人。

外面的紗門響。翟順望了一望，停了手裏的工作，迎了過去。紗門外看見方義遠的碩長的身影走近。翟順拉開小紗門，老教授方義遠一手夾了飽鼓鼓的公事皮包上。方碩長俊逸，髮已斑白，戴近視金絲眼鏡，着青色毛呢磯長衫，白洋襪白皮鞋，整齊潔淨，嚴肅中露着和藹可親。

翟先生回來啦？

〔翟要接皮包，看看自己手上的點心屑子，遲疑了一下。〕

方不，我自己帶上去吧。——（看看桌上）點心買來啦？

翟暖。信差剛打城裏回來。他去的晚了，就買到這麼幾塊，您瞧怕不夠吃吧？

方夠了，沒有幾個客人。就是系裏的婁先生，施先生，跟新來的那位林先生。

翟暖。（又笑笑）婁先生可能吃之的呢。

方（看錶）哎呀，已經四點一刻了。翟順，你就去到西院教職員宿舍去一趟，新來的那

位林先生，你認識的吧？

翟 不就是昨天來過的，黑臉蛋大夠子的那位嗎？

方 嚶。你去接他一趟。我們這個學校裏面地方大路又多，怕他摸不到我這個地方。

翟 （笑）您還怕他摸不着呢，他來都來過一趟了。

方 來過了？

翟 剛不大會兒的事。他騎了輛自行車，問您在家沒有。聽說沒有在，就登上車又去了。

方 哦？你怎麼不留他坐一下？

翟 沒等我張嘴他就走了。說等一會兒再來。

方 哦，那就算了。——小姐沒在家？

翟 沒有，打網球去了。——跟那位姓鄭的學生拿了球拍子走的。有一點來鐘了。

方 （眉頭微微縐了一縐）哦。我疲倦得很，上樓去躺一下，客人來了你叫我吧。

翟 嚶。

方 咖啡留着小姐回來煮。

翟
曖。

〔翟收拾盥漱，進廚房去。〕

〔方向樓梯走去，走過壁爐，望望那幅像，忽然發現玻璃上有點污跡，掏出來白手帕，踮起腳，拭抹了一下，注意到像前的瓶裏的花。〕

方
翟順。

〔翟正好走回來。〕

方
（指指瓶子）今天怎麼還沒換？

翟
哦，花兒呀？插是插來了，可小姐不叫我動，說今天要留着等先生自己個兒換。

方
（笑了一笑）倒虧她記得——（怕翟顛不懂）今兒是我跟太太結婚的日子。

翟
呦，是嗎？那——可有好多年嚟？

方
二十二年了。

翟
咽，可不，小姐今年都十九了嗎。

方（不想說下去）你把窗戶打開吧，翟順，天氣熱。

〔翟順打開窗戶，外面有笑語聲。〕

翟 小姐回來了。

〔方剛走上一步樓梯，停住了。〕

〔方爾柔，方教授的獨生女兒，用手帕扇着風，推開紗門上。鄭楚雄捧着兩把球拍子跟在後面。爾柔也有着父親的碩長的身材，圓圓的面孔，活潑而又恬靜，很像照片中她的母親。穿着白洋紗短褂，黑紗長裙，白網球鞋。剛打完球，短劉海下面冒着小汗珠子，她一面用手擽着頭髮，一面不住地揮着手帕取風。鄭楚雄是個富時的時髦大學生，中等身材，面龐豐潤，一望而知是個從小過着優裕生活的富家子弟。着白帆布褲，網球鞋。上身穿着運動衫，胸前斗大一個洋字，頭上搭着一塊白毛巾。〕

嫫（跑到樓梯前）爸爸你看我算得準不準？我遠遠看見你打圖書館出來，就停了拍子不打，趕回來了。

方 嗯，好，你去收拾收拾吧，客人也差不多該來了。

嫫 我沒有什麼可收拾的。哦，我倒忘了，我的裙子剛才撕了一個小口子，要縫一下。（走向沙發，又轉過頭說）爸爸，你怎麼又弄到這個時候才回來？暑假裏，讓你休息休息，你總是不肯！

〔方笑笑沒有說話。〕

嫫 （回頭看鄭）爸爸，我留了鄭在這兒喝茶好嗎？

方 當然歡迎。爾嫫，你洗完手就煮咖啡吧。

嫫 我就去煮，翟順，你把壺去洗好。

〔方上樓，翟進廚房。〕

嫫 （四處找）咦，我的針線盒子呢？早晨放在這兒的。（回頭看見在壁爐架上）哦，在

這兒呢。（拿起針線盒子，看到瓶裏的花，抬頭對樓上喊）爸爸，花你怎麼還沒有換

呀？（沒有回應）爸爸（仍沒有答應）哼！（坐下縫裙子）請坐呀，鄭。

鄭 那我就回去換件衣服來吧？

嫫 (抬頭) 換衣服?

鄭 (看看自己) 我這個打扮——怕不好吧?

嫫 (笑笑) 不要緊，就是婁國棟跟施運嘉他們。

鄭 哦，又是這哼哈二將！還有那位新來的林先生，是不是?

嫫 嗯，我也沒有見過，昨天他來正是我們打網球的時候。

鄭 (拿起書架上的書) 你的 *Romeo and Juliet* 看完沒有?

嫫 就快看完了。莎士比亞寫的真美。可惜我不能全看懂，只能一半看一半猜。哪一天我

要能句句全看懂了，哎呀，那我真要美死了！(拾起桌上一本雜誌) 七月份的新青

年看過沒有?

鄭 新到的嗎？還沒有。

嫫 這真是個好雜誌。我正在看這篇婦女運動的文章，說得真痛快，全是我們心裏要說

的話。早晨黃淑芬她們在這兒，我們還商量着把這篇東西剪下來，給我們那位老頑

固的校長看呢。

鄭 哎呀，那可要鬧大事了！

媒 你不知道，真氣人哇！我們演戲的事情，也不知哪個嘴快，被這個老處女知道了，這兩

天滿宿舍在搜呢，

鄭 哦，那你們還演不演？

媒 演，當然演。我們預備在九月間迎新會演。反正又不是男女合演，她還能把我們拖下

台來嗎？

鄭 （顧慮地）她該不會知道你把劇本拿到這裏來印吧？

媒 不會的。我們將來連排戲都預備溜到這邊來排。少不得還要麻煩你，鄭。

鄭 不客氣，不客氣。真的，我想那個劇本也該印好了，印刷所答應今天給我送去的。

媒 （縫完了）真的嗎？我們正等着動手排呢。

鄭 好，我現在就回宿舍去看看，順便換件衣服來。

姝 也好，那麼回頭見。（收好針線）就來呵！

鄭 我就來。

姝 霍順！霍順！（沒有人應）這個聾子。

〔爾柔進廚房去。少頃，外面門鈴響了一下。沒有人應。鈴又響了一下。接着外面的紗門撲地響了。教授婁國棟與施運嘉一前一後地推開小紗門走了進來。婁國棟在前，三十餘歲年紀，身短，腿短，頸短，常常顯得是歪揚著頭。大頭上戴一付玳瑁邊眼鏡。西裝，硬領，口啣煙斗，略見肥重。施比婁大個十歲左右，着中服，溜肩，頭頂顯禿，鼻略塌陷。臉上沒有什麼表情。舉動慢吞吞地，說話冷冰冰地，初次見他的人或者會認他作道貌岸然。她抄着手跟在婁後面。〕

婁 （拿着一張北京當日的英文報紙 Peking Express）Say, where is every body 這家子人都哪兒去了？

〔施一聲不響走到沙發上坐了下去，順手抄起一本書翻看着。婁大步在屋內踱。〕

婁 （走到點心盤子前）Oh boy. French Bakery! 老施，你看見沒有，法國麵包房的點

心。老方今天是盛大招待的樣子！

施 (由眼鏡角邊望了一望，由鼻孔裏出了一絲氣) 哼！

婁 (嗒嗒嘴唇，坐到沙發上，又拿起報來) German loss last week totalling sixty

thousand! 好！這個標題標得好！哈哈，這下子德國是垮定了，威廉第二這個老鬍子可吃了敗仗了，六萬人，你想想！一星期就死了六萬人！

施 (又從眼鏡角上望了一望) 哼！宣傳吧，怕的是？

婁 老施，無怪學生叫你懷疑派，這還會假？美國 Pershing 將軍已經渡過了馬恩河，這下子德國人還不是個全軍覆沒？

〔翟順端了茶壺出來。〕

翟 哦，婁先生施先生來了？

婁 方先生回來了沒有？

翟 回來了。你二位請坐，我上樓請去。

（擺倒茶給二人。）

婁 老方真行，放暑假也要辦八小時的公，我敢說他是打了四點才離開的 office。
施 （不以爲然地又哼了一聲）哼！

（擺上櫥去。）

婁 （又走在點心桌旁）老施。

施 唔？

婁 你見過沒有？

施 誰？

婁 這位寶貝——看樣子老方真把他當個寶貝看呢，這麼像煞有介事地給我們介紹。

施 （慢吞吞地）像老方這樣兒的系主任，也就只請得到這樣兒的寶貝吧？

婁 究竟是個什麼樣兒的角色？

施 林桐嗎？

婁 噫，你看見過他沒有？說是昨天就到校了。

施 沒有——（不屑地）無緣。

婁 這個林——他叫林什麼來着？

施 林桐。

婁 老方真要請他來做教授嗎？聽說只是南方一個什麼師範畢業的。

施 噫，聽說是。

婁 這人有多大年紀？

施 這倒不大清楚，彷彿聽說有四十幾歲吧。

婁 老方說他寫過一本什麼歷史方法之類的書？

施 （把書遞過去）瞧，供在案上的。

婁 （看書皮）歷史研究方法——這不是上半年看你老捧着的那一本嗎？

施 笑話！我來看這種三字經？是老方竭力推薦，我不過是因爲牠淺，給學生們作參考用。

用。

婁（扔下書）寫了這麼一本屁書，老方就拿他當寶貝？

施（翻開書）開頭第一句，就否認一切。『一切理論皆有其時間性，理論非即真理』

——唔唔，口氣倒不小。

婁（越來越氣）老方真是老昏了，這種人怎麼有資格到這個大學來教書！

施（放下書）唉，就是這句話了。我倒沒有什麼，你這位哥倫比亞的大博士，也要和他

向堂共事，連我都不免替你叫冤了。

婁（怒形于色）我——我今天非羞辱羞辱這個姓林的不可！

施這倒也不必。你老兄總是這麼沉不住氣。

婁怎麼？難道我該忍着？

施不忍怎樣呢？勸你出馬，你不出馬，那就只好儘着老方一意孤行吧。

「程順正由樓上下來，聽到這句話，站住了。」

「婁國棟看了施一眼，顯然內心矛盾地站了起來，來回踱着。」

施（見有機可乘）怎麼樣，國棟兄，今天徐教務長可是又問起我你的主意，拿定沒有？

婁（支吾）老施，你怎麼在這裏談這種事？

施（站起）時機難得呀，國棟兄，文科方面都已經同意——

婁（打斷話頭）哎呀，你看我怎麼弄了兩手黑？

施（無可奈何）哦，大概是這個報紙上的脫下來的油墨。

婁（看看報）可不是嗎。唉，中國真沒有辦法，一張報也印不好！

施（仍不放棄）怎麼樣，老婁，你——

婁（沒辦法）咳，我懶得管這些事！

施 怎麼？

婁 I tell you, 跟你說吧，我教書不過是頑頑的。誰還吃一輩子粉筆灰（隨手拿起爾

綠的球拍）

施（失望）哦——那就算了。（頓了一頓）怎麼，國棟兄，真打算到令親曹汝老那裏去嗎？

婁 找是天天來找，不過幣制局的局格太有限了，我的意思是要麼不做官，要做起碼弄個次長。要不然一個月幾百塊錢月薪，有什麼意思？還不如弄個銀行經理混混呢！

施（又縮回他的謙虛的外殼）唉，你老兄是有辦法的人。

婁（得意）我是懶得活動就是了——不過出山總是早晚的事吧！古人說：『學而優則仕，』難道我還做一輩子教書匠嗎？哈哈……老實說，去年要不是張勳鬧復辟，我恐怕早已——

〔翟順故意放重脚步，走下樓來。〕

翟 先生洗完臉就下來。

婁 好——（喊住進廚房去的翟順）哦，翟順，
翟 是。

婁（球拍仍在手）你們小姐在家沒有？

翟 在廚房裏，剛打完球回來。

婁 哦——（看翟順仍望着他）沒有什麼事。

〔翟順下。〕

施 怎麼樣，國棟兄趕快買把球拍子吧。

婁 怎麼？

施 不要叫鄭楚雄佔了先呵。我們來的時候不是正碰見他走出去嗎？

婁 笑話笑話！

施 我說的倒是真話。現在已經七月了，一開學方小姐可就不住在家裏了。暑假不過還有一個月，時間要經濟利用呵。

婁（不再綑着臉，玩笑地）你老兄還好意思開玩笑，托了你太太好多次，也沒有給我們拉攏一下。

施 隨我內人那種道地東洋女人，只曉得在家裏管管油鹽醬醋茶，哪裏還有這一套本領。其實國棟兄，我看只要你勇敢一點，管保馬到成功。方小姐這種新式女子，難道還要什麼大媒嗎？

婁 唉，你不明白，就是近來這種新式女子難對付。你說她開通她又拘謹，說她拘謹吧她又開通。弄得你進又不是，退又不是，真叫沒辦法。

施 我看呀，是你婁博士胆子太小。其實憑你這個大博士的頭銜，還會有什麼問題嗎？

婁 你不懂，你不懂，老施就是我這個地位討厭。我們做教授的，你想想，在這件事上有多麼不方便。

施 這有什麼關係？方小姐又不在這個學校讀書，又不是你老兄的學生。現在都民國七年了，你老兄還——

婁 不，不，你不懂，這是——這是個身分問題。

施 你呀，國棟兄，你還是要多看看這個雜誌才行。

婁
什麼？

施 就是這個到處流行的新青年呀。你看看這個白話詩人胡適之的自由戀愛哲學吧！
婁 胡適之？胡適之懂得什麼？他在美國是學種蘋果的。（坐下）這又是本什麼（看書

背）Romeo and Juliet 哦，這本書我是熟的。

施 大概是閣下的意中人讀的吧？

婁 哦！真的嗎？

〔門鈴響。〕

婁 什麼人來了？

施 大概是姓林的。

〔門鈴又響。〕

婁 咦，雀順哪兒去了？（走到窗口看了一下）不是，是個學生。

〔外面門撲地響了一聲，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推開紗門上。這是林福，闊肩，長身，黝黑的臉上長着一

對亮亮的大眼睛，闔下巴，大嘴，精神飽滿，但是長手長腳地顯得有些笨拙。穿一套新藏青嘸嘸學生服，剪裁不大合身，彷彿見稜見角的，和腦後支起的頭髮一樣露着僵硬。顯然他今天是穿扮了起來赴會的，他兩隻褲腳都緊緊地用鋼夾子夾了，裹在腿上，他是騎了自行車來的。

林（鞠躬如也地）請問方先生回來了嗎？

婁回來了。翟順，（走向廚房）翟順，有個學生來看方先生。

林我——

婁（看也不看林一眼）你等一等好了。

〔林桐望望他，又看看施，施正埋頭書中。林桐就在靠門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婁（踱到方妻像前）老施，你看方小姐跟她母親很有點像，是不是？

施（哦，可不是？當年方義達太太還在世的時候，簡直就是今天的方爾姝。）

婁哦對了，你看見過老方的太太的。

施怎麼沒有，我和老方在東京帝大是先後同學。

〔林桐本來低着頭在看自己帶來的書後來聽他們談到方義達就抬起頭來聽着。這時他忽然焦急地各個口袋裏亂摸像是在找什麼。婁和施望着他。最後他看到書桌上婁的報紙走過去撕了一塊捏着鼻子把鼻涕醒了出來扔在痰桶裏面又坐回他的原處。婁擰起眉頭看看施施低着頭看書裝作沒有看見再看林桐已經若無其事地又在看書了。〕

婁（不耐煩地）老方怎麼還不下來這家子人是怎麼回事——老施你還在看那本

狗屁不如的什麼歷史研究方法？

施 嚶，我看看我們這位新同事有什麼高論。

婁 新同事？老方簡直是開我們的玩笑！什麼東西，也請來教書！他忘了我們這個學校有我們的 Tradition，有我們的規矩。I tell you，這個學校沒請過不是歐美大學得過博士碩士的——（改口）當然，像你老兄，東京帝大的也是一樣，可是像林桐這種海水都沒見過的土包子——

〔林桐黑着臉跳了起來正好這時方義達匆匆打樓上下來。〕

方（沒有看見林）對不起！對不起！

〔婁與施起立招呼。〕

方 請坐請坐。我方才接到一封很重要的信，忙着看完，累兩位久等了。

施 那裏那裏。

方 施太太沒有來？

施 她謝謝了，孩子多分不開身。

方 請坐吧，林先生就要來了。我叫他們拿咖啡來。爾姝——

〔方轉身看見林。〕

方 哦，林先生已經來了。（轉向婁和施）還沒有見過吧？我來介紹一位新同事，這位就是我跟二位談到過的林桐林先生，這位是婁國棟婁先生。（林瞪了婁一眼。）

婁 哦我——我——

方 這是施運嘉施先生。

施 久仰久仰（與林握手，狀極謙恭）

方 現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林先生下年在本系擔任講師。（看見桌上的書）哦，對了，大家雖是初次見面，可是林先生，這本大作，歷史研究方法，我們是早已拜讀過的了。

婁 （侷促）哦，對不起。（囁嚅）方才……我不知道——

施 請坐，林先生，

〔林黑着臉坐下了。〕

方 （完全不知方才的事）爾嫫！（走到廚房門口）爾嫫，客都來了。

嫫 （在內）就來了，再有五分鐘就好了。——爸爸，媽像前面的花換了沒有？

方 沒有呢，我找了半天沒有找到。

嫫 你看你！就在書架上第二層，我留給你換的。

方 好，好，我就換——（走回，微笑地向林）這是我的女兒，爾嫫（一半是得意地）孩子真是嬌養不得。——林先生請坐。（向婁和施）林先生是——

婁（故意打岔）方先生，你看了今天的 Express 沒有？又幹掉德軍六萬！

方 方才在圖書館看到的。

婁 怎麼樣？我說美國生力軍上去情形就不同了吧？馬恩河這一仗，德國就垮定了。

方 唔——

婁 你看着吧，威廉鬍子算是完事了，世界大戰就要結束。威爾遜總統的計劃可以實現了。永久的和平到了。中國也有辦法了。（看見方搖頭）怎麼，方先生，你以為——？

方 德國要敗，是的。永久的和平（搖搖頭）不見得。至於中國的問題——（搖頭）

婁 怎麼，威爾遜總統一向是講中美提攜的，戰時他們顧不及，仗打完了他們總可以幫着我們跟日本人算算賬了。

方（沉重地）一個自己不站起來的國家，別人是沒法子叫他站起來的。

（翟順把點心端過來。）

婁 可是威爾遜的十四條和平方略——

方 我倒有個相反的消息報告。我方才正在讀一封信，這是一個可靠的朋友，從東京寄來的。

婁 相反的消息？

方 噫。

婁 信上說什麼？

方 日本人正在壓迫我們的政府，承認一大批喪失主權的條約。

（這消息有如一個炸彈。

林 什麼！

方 比威爾遜的和平方略還多幾項，據說有二十八條。

婁 哦？真的？我們的政府呢？

方 這是東京方面露出的消息。我們的政府當然還隱瞞着這回事，怕給南方的軍政府一個把柄。

婁（問施）現在湖南還在打嗎？

方 今天報上還有吳佩孚的通電（拿起報紙）咦，誰撕去了？

林 哦，我，我撕的。

婁（方才的興奮已然衰退）唉，這種國家！中國這種國家！有什麼辦法？

施（慢吞吞）這個——我想——不致於吧？

方 但願這消息是不確實的吧。

（靜場片刻，外面門鈴響，翟順出去應門。林的鼻涕又忍不住了，踟躕了一下，他終於又撕了一塊報紙在手裏。

方（又轉回原題）林先生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歷史學者，我請他到本校來——

（翟順上。）

翟 施先生，您太太叫人來請您回去。

方 怎麼，才來就——

婁 哈，老施，怎麼，Madame 面前假沒有請好呀？

施 （有點僵，向翟）是老媽子來的嗎？你叫她對太太說我這裏會還沒有開完，等一會兒回來。

〔翟順下。〕

方 （又轉回本題）我請林先生到我們系裏來——

〔他的話又被外面一陣吶喊打斷了。像是一小隊軍隊開過。先有一個洪鐘般的聲音吼着：「一、二、三、四」接連着一羣小孩子的尖嗓子跟着喊：「一、二、三、四」……〕

婁 糟糕糟糕。土匪來了。

施 （看見林疑問的臉色）呃，這是我們的劉家軍。

〔喊聲又加了花腔，變成了「一、二、一、二、三、三、四」就這麼一、二、一地，劉家軍一直喊了進來。爲首的是一個又粗又矮圓頭滾腦的人物，姓劉名福萬，飽鼓鼓的身體，像是要從那套襯衫短褲中爆了出來。跟着進來了一小排軍隊，按着次序一個比一個小下去，一共四個，都是又黑又圓，具體而微的劉福萬。〕

劉（上場後）立——正！（劉家軍七零八落地站住了）少息！

（劉家軍七零八落地少息了，四個人一致地鼓起眼睛望着桌上的蛋糕。

劉 咱們就知道今天這兒有好東西吃。咱們大牛兒的鼻子真得叫有把握。哦，婁教授，施教授。——（見林）呃，這位是——

方 這是林桐先生。

劉（拱拳）久仰久仰。

方（介紹）這位是——

劉（等不及）鄙人姓劉名福萬。咱們是粗人，您別見笑。

方 劉先生是本校的拳術教師。

劉 不敢不敢，（又興高彩烈地）咱們這大牛兒真有兩下子，他鼻子向空一聞，說『司令爸爸，方主任家有蛋糕吃！』果然就不錯——來，來，來，我給介紹介紹，（摸着第一個光頭）這是大牛兒，（摸第二個光頭）這是二牛兒，（摸第三個光頭）這是三

牛兒，（走到第四個面前）這是——（在光頭上打了一巴掌）四虎子！給林伯伯敬禮！（劉家軍七零八落地敬禮）——請林伯伯訓話，

林 呢——

方 （解圍）好了，好了，拿去吃吧，拿去吃吧。

（方端給大牛兒一盆蛋糕，大家一擁而上。

劉 慢着，慢着，還沒唱歌呢！唱卿雲爛兮！唱了卿雲爛兮才許吃！（看看號令無效，抱歉地笑道）咱們這隊伍，就是別見吃的，一見吃的就不守紀律了！林先生，你瞧我這劉家軍不錯吧！大牛兒是八歲，二牛兒七歲，三牛兒六歲，中間脫了一班，四虎子四歲。

方 聽說劉太太又有了，是嗎？

劉 （似乎是嘆息地）唉！『教育問題』這可真是您常說的『教育問題』呀！（向施）唉，施先生您太太沒來？

施 在家。我內人是足不出戶的，我倒是虧了有這樣一位太太，哈哈。

方 大家隨便用點心吧。

〔大牛兒等風捲殘雲般把一盆蛋糕吃完了，又慢慢向桌上的圍了過來，擠在林背後，砥着嘴唇，咕着指頭，垂涎三尺。〕

大牛

（低低地）林伯伯——

劉 幹什麼！吃夠了！解散！解散！

〔但是司令的號令完全無効。〕

方 好，每人再來一塊？

〔方分糕給劉家軍，林又撕了一張報紙蘸了鼻涕。〕

〔突然大牛發現了林的鼻子塗滿了黑，這是他從報紙上擦下來的。大牛釘着看，又偷偷瞥着二牛看。〕

二牛

（沉不住氣）鼻子！鼻子！黑鼻子！

大牛 （也指着林大喊）黑鼻子！黑鼻子！林伯伯黑鼻子！

〔林大窘。〕

劉 不要吵！

〔但是連三牛四虎子都加入了。〕

劉家軍

哦，林伯伯黑鼻子！黑鼻子……

〔劉大聲呼喝着，但是全然無效。林窘不可耐，想掏手帕又無處掏，又去撕報紙。〕

方 （阻止）不要再用報紙擦了！就是這上面掉下來的。

林 我，我忘了帶手絹子。

方 不要緊，你上樓洗洗去吧。

〔林站起身來，要上樓去。四個劉家軍纏繞住他。正不可開交，忽然外面一個胖胖婦人的聲音。〕

聲音 大牛兒！

劉 （得意地）這是我們太太。（走到門口）太太，咱們在這兒呢。

〔劉太太，一個胖胖大大的太太，插了一頭花，推開紗門上。〕

劉太太 瞎，可把我找遍了！我說哪兒去了呢？敢情是你把他們領到這兒來了。（看見林，

突然住口）**嘞！**

劉 我來介紹介紹。這位是林教授，這是我們太太，大牛兒的媽。

劉太太 嘞，林先生，您可真喜歡孩子，這麼乖疼他們！我可都叫這幫小土匪給累死了！

方 林先生快去洗洗吧。翟順，你領了林先生上樓去洗手。

翟 是。

（翟引林上樓，四個劉家軍不由分說也擁上樓了。）

施 （挖苦地）劉太太好福氣呀。

劉太太 （得意地）咳，什麼福氣呀，討債鬼嘞，都是（一屁股坐下了。）

方 請用點心吧，劉先生，不客氣。

劉 您請，（吃着蛋糕）要說這洋點心，真沒個吃頭兒。哪比得上咱們的桂花餠餅，又甜

又香。

劉太太 大牛的爹，你這是怎麼啦？那有邊吃邊勞叨的。

劉 你懂得什麼！

劉太太（並不以為忤，反笑得咯咯地）嘻嘻，方先生，您大小姐呢？

方 在廚房裏弄咖啡，就出來了。

劉太太 哎呀，您這位小姐可真是越長越漂亮啦，上回畢業會上我看她唱洋歌。哎呀，簡直的是天仙下凡呀！怎麼樣，方先生，也應該找個姑爺了吧？哈哈！

翟 劉太太，您把大牛少爺他們叫下來吧，我簡直治不了他們。

劉太太（毫不在意）別管他們，林先生喜歡孩子！

〔爾來端了咖啡壺等由廚房出。〕

婁 方小姐出來了！

婁 翟順，你去把杯子跟牛奶端出來。

翟 是。

〔翟順下。〕

劉太太 哎呀，方小姐，我來幫幫你。

嫖 不用了，不用了。請坐吧，劉太太。

婁 （殷勤）我來，方小姐。

嫖 也不用了。請坐吧，婁先生，（招呼）施先生，請坐吧，都請坐吧。——（看了一看）噢，

客人呢？那位林先生呢？還沒有來？

方 來了。上樓洗鼻子去了。

嫖 （更糊塗）洗鼻子？

方 呃，是這樣的，他的鼻子——

（正說着，林桐掙扎下樓來了。他依舊帶着一個黑鼻子，大牛二牛吊在他的胳膊上，三牛兒爬在他的

背上，四虎子在他腿間亂鑽。他走到樓梯中半，看見爾來，竊不可言。

方 這位就是——（滑出口了，只得介紹）林桐先生。

林 我——我——

爾森正端着咖啡壺，看了這幅怪像，先是一楞，接着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方 爾森！

爾森放下壺，彎腰曲背地笑個不停，把林桐笑得無地自容。他努力想掙脫那些孩子，但是才解開一個，另一個又纏住了他。

方 (譴責地) 爾森，你這是怎麼了！

(爾森竭力忍住了笑。)

好了，好了，大牛兒——(她想出一個計策，拿了桌上的蛋糕給他們) 好了，三牛，四虎，去吃蛋糕。

(三牛和四虎果然被吸引走了，但是大牛和二牛這時又蹲在地上，對林桐腳上的鋼夾子發生濃烈的興趣。)

大牛 鐵腿帶，媽，鐵腿帶。

劉太太 什麼鐵腿帶，別不開眼了！那是騎輪輪車用的！

姝 好了，大牛兒……吃蛋糕去吧。（但是大牛兒死不肯起來）林先生，你就把牠解下來吧。

〔林解下了鍋夾子，交給了爾姝，大牛還要來搶。〕

姝 不，大牛兒，不許鬧了。

劉太太 （也起來，拉開大牛）好了，大牛兒，吃去吧。

劉 開步走，開步走！

〔大牛二牛快快地去和三牛四處搶蛋糕去了。〕

姝 你們外面去玩吧，乖，出去玩……請你們外面廊子上坐，好吧……

〔爾姝和劉太太好不容易把一羣「土匪」哄出去了。〕

劉太太 （其實是得意）唉，這幫討債鬼！（一屁股又坐下了。）

方 林先生請坐吧，我再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林桐林先生，這是小女爾姝。

〔林僞促地鞠了一躬，在角上坐下了。〕

媒 請用杯咖啡吧。

〔爾來爲大家斟出咖啡〕

劉太太 (笑嘻嘻地) 林先生真是喜歡孩子。您今年貴庚啦？

方 林先生今年才二十五歲。

劉太太 還沒討媽媽吧？

林 晤？

劉 我們太太問您結了婚沒有？

劉太太 (不等回答) 您要是沒有呀，這個媒就包在我身上，(自語地) 真沒見過，這

麼喜歡孩子的——

媒 (想止住他) 劉太太！

劉太太 您等着，趕明兒我一定給您說一個大美人做媳婦兒。

媒 糖請自己放吧。

劉 方小姐，您別給我倒，我不喝這個。別瞎子瞧西洋景兒，白花錢。

方 (向婁) 林先生雖然很年青，可是已經有了很大的——(紗門啓，鄭楚雄換了一身乾乾淨淨西服上，腋下夾了一大疊油印品。)

媒 Mr. 鄭，你來的正好，喝一杯咖啡吧。

鄭 (放下油印本) 這個剛剛印好，我就拿來了。

媒 (興奮) 哦，我看我看！(看着劇本) 哦，真好！真好！爸爸你看，我們的劇本印好了！

——請坐呀。Mr. 鄭。

鄭 不，我馬上還得走，暑期學生會開委員會，我馬上就要去。

媒 你何必這麼忙，喝一杯咖啡再去，不好嗎？

鄭 好，我就站着喝吧。我因為怕你等，趕着給你送過來。

媒 哦，真得謝謝你。——哦，還不認識吧？這位是林桐先生。這位是Mr. 鄭。(二人握手為

禮)

嫫 (高興) 好了,好了,明天就可以交給黃淑芬她們排起來了。

婁 (久想插嘴) 怎麼方小姐又要演戲了嗎?

嫫 哦,我們學校裏幾個同學想弄着玩玩——(改口) 咳,用不着瞞你們,我們是誠心和我們校長搗亂。

劉太太 怎麼着?

嫫 我們那個老處女頑固得很,她不許我們演戲,我們就偏要演給她看。劇本我們不敢在學校裏印,所以拿來麻煩三三。

鄭 哪裏哪裏。

婁 方小姐演什麼劇本呀?

嫫 終身大事。林先生看過嗎?

林 唔?終身大事?

劉太太 哎呀,你看看這位先生,連終身大事是什麼都不知道,終身大事就是——

媒 (連忙切斷) 這是胡適之先生寫的一個劇本寫一個女孩子反對買賣式的婚

姻——

婁 咳，又是胡適！他寫得出什麼好東西，他只會寫寫什麼驢兒在前馬兒在後的狗屁白話詩。

媒 (抗議地) 婁先生，胡適是文化運動的先鋒，這種劇本是語體文的成就，也只有他敢寫。

婁 哎呀！我的方小姐，你們只知道一個胡適，也難怪你，你們沒有看過真正的藝術！想當年我在紐約的時候，看了多少蕭伯納莎士比亞——噢，我彷彿看見這書架上有一本 Romeo and Juliet 的——哦，在這兒呢，(拿起書翻着) 方小姐，我唸一段你聽聽，這才真叫好文章呢。喏，就這一段，這是 Romeo 初次會見 Juliet 的那一段：
(爲了賣弄自己，他不惜裝腔作勢地讀起來)

Romeo : If I Profane with my unworthiest hand

This holy shrine the gentle sin is this,

My lips two blushing pilgrims ready stand,

to smooth the rough touch with a gentle kiss.

Juliet : Good pilgrim, you do wrong your hand too much,

Which mannerly devotion shows in this,

For saints have hands,

And palm to palm is holy palmers' kisses.

林 (出其不意) 你唸錯了!

婁 唔? (連衆人都吃一驚。)

林 第七行是 For saints have hands that pilgrims hands do touch,

婁 (難爲情) 哦是的, 我看漏了, 看漏了。(搭訕着放下書。)

劉 你聽聽, 太太, 聽聽人家這洋文兒唸的, 真得叫光屁股坐板凳, 有板有眼的。

嫌（驚異）怎麼林先生，莎士比亞那麼熟，都啃下來了。

林不，還有五本，我背不下來的。

嫌（更驚異）那，你是能背下二十幾本來了？

林 二十六本。

〔衆人驚異，妻大爲掃興。〕

〔外面大牛兒們似乎起了什麼爭執，翟順出去看。〕

劉太太（感嘆地）唉，太太，咱們這輩子算完了，就等着瞧大牛兒的了。（二牛兒偏偏

在這時候，撇着嘴進來，弄得一臉油泥。翟順跟在後面。）

二牛 嫌，大牛兒不許我弄輪輪車。

翟 這幾位少爺快把林先年的自行車拆散了。

劉太太 進來！二牛兒，叫他們都進來。

〔二牛兒下，隨即到外面喊：「都叫你們進來！」〕

方 那位再來一杯咖啡？

施 謝謝，不用了。

方 林先生？

林 好。

婁 (一直悶着未響) 方先生，聽說學校下年請了好幾位新教員？

方 是的，有十幾位。

婁 聽說有幾位資格很成問題？

方 怎麼？

婁 方先生，我以為資格是件很重要的事。你想，這是全國最高學府，在裏面當先生的，如果不是有一些學歷，有個博士或者碩士的資格的話——

二牛 (喊) 媽，大牛兒不聽話跑了。

劉太太 (一面向門口跑) 該死的東西，跑哪兒去了？

二牛 他跑到施教授家去了。

劉太太 (在門外高呼) 大牛兒，大牛兒！滾回來！(走回來) 唉，討債鬼！

婁 (瞪了劉太太一眼，又接着說) 所以，假如隨便什麼大學剛畢業的，沒有資格可言的——

劉 (不服，舉手發言) 婁教授，您這意見我不贊同！

婁 (出其不意) 怎麼？

劉 我不懂什麼資格不資格，要說學校我劉福萬是根本沒進過門。別說博士碩士，就是他媽的中士下士，我也沒當過。

施 呢，婁先生說的是上課堂講書的。

(婁才要繼續發他的議論，大牛兒跑了進來)

大牛 媽！(在劉太太耳傍搗了一句鬼。)

劉太太 哎呀，施先生，您聽見我們大牛兒說沒有？

施 什麼！

劉太太 您還不趕緊回家去瞧瞧！

施 什麼？

劉太太 您還在這兒坐着也不回去瞧瞧。廚房裏碗盞都快捧完啦！

施 (着慌) 呃——什麼——

劉太太 咳得了，您別裝糊塗了。(咯咯地笑) 嘻嘻，您那位——婁大博士，怎麼說來着？——那位河東邊兒的獅子又在叫啦！

施 (面紅耳赤)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媒 劉太太——

劉太太 (認起真來) 咦，又不是我造謠！你問大牛兒，他親眼看見的。他愛回去不回去，不去，聽那個東洋婆子把傢私捧完了就是啦！

施 (坐不住) 方先生對不住，我先走一步了。

方不……

〔方留施不住，只好由他走。〕

劉（譴責太太）你看你！你看你！

劉太太 活該！（故意說給施聽見）誰叫他好人不娶，娶個日本婆子！婁大博士，你說——

婁（沒好氣）我不知道！

鄭（站起）我也要走了。

媒（掃興）怎麼都要走了呢？

鄭 我還有事情。Miss 方，我可以和你談幾句話嗎？

媒 好。

〔鄭和媒向門走去。〕

婁（無可留戀）好，那麼我也告辭了。再見，方小姐，（和林點點頭，他昂着頭搶在鄭前面走了。）

媒 劉太太，您坐一坐，我馬上就回來。

〔孫與鄭下〕

劉太太 我們也不坐了。大牛的爹，咱們也該回家燒飯去了。

劉 對，蛋糕也吃了，人也看了，一切的一切都辦到了，咱們走吧。〔向走進來的大牛兒們〕站隊，站隊，立正！〔劉家軍無精打彩地站好〕向右看齊，報數！

大牛 一！

二牛 二！

三牛 三！

〔四虎子不響，三牛給了他一巴掌。〕

四虎 〔連忙〕四！

劉 敬禮！〔劉家軍七零八落敬了禮〕開步走！〔拱拳〕得，改天見，方主任，改天見，林教授，少陪了！

〔劉福萬率軍下。劉太太走到門邊，回過頭來看着林，露出一個鬼笑。〕

劉太太 方先生，我倒是給林先生看上一門子媳婦兒了。林先生，您要是要我做媒的話，您只說一聲就成了。（咯咯地笑着走了。）（林侷促地站了起來。）

方 不，你再坐坐。（林不安地又坐下）你不介意劉太太吧？

林 不。

方 這夫妻兩個倒是很有趣的一對。再來杯咖啡吧？

林 好。

方 （斟出咖啡）我很抱歉，方才沒有機會把你的成就介紹出來。

林 我——（他滿臉通紅，羞愧同憤怒燃燒着他。）

方 林先生，我希望你不介意這位嬰先生，他這個人就是愛說話。至于施先生——

林 （突然）方先生，我，我不幹了！

方 你——不幹了？

林 我——（從口袋裏掏出一張聘書）我求你允許我把聘書退還你！

（林說完之後，又坐下，低着頭不響了。方默然久之，慢慢踱到窗口，好半響。）

方 你知道，有種動物叫做草履蟲的嗎？（林不響）——這是一種很小的動物，只有在

顯微鏡下面才看得見。這種可憐的小動物有一個特點：牠盲目地在滴污水裏亂撞，但是在一遇到任何障礙的時候，它立刻就掉轉頭，向另一個方向蠢動，等到一碰到什麼，它馬上又掉頭而去。就這樣，它轉來轉去，永遠在那一滴污水裏亂轉。（慢慢走回林身邊）林先生，我的歲數，要比你大三十歲，我希望你不怪我這樣和你說話。你的造就要比婁和施高得多，這我是很清楚的。（林欲語，方止之）我知道，你是一個苦學的人——跟我當初一樣——我預料你將來會有很好的成就，婁國棟和施運嘉這兩個入，不過只是把教書當作一個飯碗，一個升官發財的台階罷了。但是教育不是一個職業，教育是個事業，一個終生的事業，只有把教育看作自己終生的事業才配得上談教育，才負得起教育人民的責任。當然，像在任何事業裏一樣，困難是

不會少的，波折是難免的。我們不能像草履虫似地一遇到困難就掉轉頭另尋別路。也像任何事業一樣，只有堅決地忍耐地克服了困難渡過了波折，才能尋出這個事業的意義，這個事業的快樂。是的，教育這個事業也有它的快樂，我覺得甚至是別的事業不能給我的快樂。你快樂，因為你在給，因為你在給人知識，因為你在給人快樂。

（頓了一頓）你懂嗎？

林
我——懂。

方 但是這是婁和施他們不能懂的。（林欲語，方又止之）我不是恭維你，我也不是故意在一個新來的教師面前攻擊我的同僚。民國才有七年的歷史，一切都在從頭做起。這個大學堂開辦雖然不久，但是未來的教育應該從這兒立個基礎。我看出這個意義的重大，看出我的使命的艱巨，但是——我老了，我今年五十三了，我的肝病常常威脅我的健康——（頓了一頓）這是辛亥革命那年拖下來的老病。我怕這個會阻止我完成我的志願？

林 不會的，方先生。

方 (笑笑) 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今天就急着向你談這些。我像唯恐自己隨時會不行了似的。——我只有一个女兒，爾嫫是個好孩子，可是——(說了半句停住了) 林先生，我看出你是一個誠懇的有毅力的青年人，我請你來不是只爲了教幾點鐘課，我是要你把這專業當作一個學生的事業，我是要把你的一生都貢獻給這個學校，爲這個襤褸時代的民國造就一個國家必須要有的人材。——你能答應我嗎？

林 (想了一下) 我在答應你到這裏來的時候，已經答應了。

方 你，你不走了？

林 當然不。

方 (大喜) 這就好了！這就好了！爾嫫！爾嫫！(記起她已經出去) 哦，她出去了，翟順，翟順。(又向林) 你就在我這裏吃晚飯吧，我們再談談。(向廚房去)

林 (拿着那本歷史研究方法) 方先生？

方（站住）「嗯？」

林 你不覺得我這本書——沒有一點價值嗎？

方 我已經告訴過你，這是一本極有價值的書。

林 那就行了。

方 怎麼？

林 沒有什麼了。

方 你坐一坐，我叫霍順預備晚飯。

〔方進了廚房，林注視像片有頃，又拿起桌上的油印品看看，爾後從外面進來。〕

蝶 咦，爸爸呢？

林 哦，他到裏面（指指廚房）去了。（他不由地又窘了起來）

蝶 哦。（頓了一頓）林先生，真是對不起。

林 什麼？

嫫 您不介意吧，我那麼樣子笑你？

林 （更窘了）不，不。

嫫 （又打量了林一眼）你真能背二十六本莎士比亞嗎？

林 從頭到尾。

嫫 （真心地）這真是了不得的記性呀。

〔林更加窘急〕

林 （僵了一會）好，再再見吧，方小姐，我——

嫫 你不再坐坐嗎？爸爸還有話談吧？

林 不，呃，我明天再來吧，我，我明天到公事房去看他。好，再見再見……

嫫 那麼，明天見。

〔林匆忙地走出。爾柔整理殘餘的點心和杯碟，看到林桐忘在桌子上的聘書，拿起來看。〕

〔方由廚房出來。〕

方 咦，林先生呢？

姝 他走了。

方 走了？

姝 他說明天到公事房裏看你。

方 咦，我留他吃晚飯的。

姝 是嗎？他慌慌張張地就走了。一張聘書忘在這裏了。

方 哦。那他還會回來的。——鄭楚雄呢？

姝 他回去了。

方 （靜了一會）爾姝。

姝 唔？

——爾姝在收拾杯盤。

方 我不是常告訴你要尋一個能繼續我的志願的人嗎？我想現在我找到了。

嫫 就是林先生嗎？

方 你看這個人怎樣？

嫫 我看倒是很耿直的。

方 這是個極有希望的青年，我和他談過三次話，讀過他一本書，我知道他是一個誠懇篤實，天性深厚的人。

嫫 真想不到，他能背二十六本莎士比亞。

方 他就是有幾分書獃子氣。——（笑了笑）不過也不比我更多。（坐下）只是他這個人的脾氣——（搖搖頭）

嫫 怎麼？

方 我怕婁國棟他們容不了他。——爾嫫，他剛才已經和我說了要走的話。

嫫 什麼？這位林先生？

方 嗯。他要把聘書退給我。本來也是，婁國棟當了我的面侮辱他。要是我年青的時候，我

怕早已伸手打婁國棟的嘴巴了！

嫫 那怎麼辦呢，他要去？

方 我把他留住了。（憂慮地）但是日後——咳，管他，就是婁國棟他們都辭職不幹，我也要留住這個人——唉，我真是老了！

嫫 （譴責地）爸爸，又提老字了！

方 我真怕我——

嫫 不許說，爸爸，不許說這些話！

方 好，不說不說。也許這把骨頭還拖一陣子呢。（看看爾嫫）不過萬一有個什麼，我現在也就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了。爾嫫，你知道是什麼嗎？

嫫 我知道——是我。

方 知道就好。（停了一陣，他忍不住又說）你今年十九歲了。爾嫫，你也想過這個問題嗎？

嫫 (走到窗口) 沒有。

方 真的沒有? (嫫不語) 爾嫫!

嫫 (頓脚) 爸爸!

方 好, 不談不談。

嫫 (靜了一會) 我, 我想的太多, 都想糊塗了。

方 哦。(看看嫫的背影) 鄭楚雄對你很好, 是不是?

嫫 我不知道。

方 不知道? 怎麼你們女孩子照例是這麼回答的。

嫫 他也許很喜歡我。

方 你願意他喜歡你嗎?

嫫 我願意天下人都喜歡我。

方 你呢, 你對他呢?

媒 我不知道。

方 不知道你也願意天下人都喜歡嗎？

媒 不，我只要喜歡一個人。

方 這個人是什麼樣的人呢？說給爸爸聽聽好嗎？

媒 我不知道。

方 又是個不知道！

媒 (自語似地) 鄭楚雄——他做什麼老是一陣子一陣子，虎頭蛇尾的。不像沒有個中心似地，什麼也沒個一定的主張。(轉過身來) 爸爸你看可笑嗎？方才他叫我出去，你猜爲什麼？爲的勸我不要演終身大事這個戲。

方 怎麼？

媒 說是怕會鬧出事情來，犯不上——(冷笑) 哼，犯——不——上！——(堅決地)
不，我不喜歡他。

方 哦，那麼——

姝 爸爸，我們不談這個，不談這個，好不好？

方 好，不談。你只要記着我時時刻刻在關心這件事就好了。（走到像前）我想你的母親在天上也很爲這件事着急吧。唉，等到有一天你自己有了兒女，長大了，成人了，你就明白——好吧，不談，不談，我該去換花了。（拿了瓶子上樓）你叫霍順預備開晚飯吧，告訴他林先生不在這裏吃了。

姝 嗯。

姝 爸爸！
〔方上樓去。爾姝并不進廚房。她沉思着，不覺地拿着那張聘書發呆，漸漸地，她明白了她父親的用意。〕

〔她才喊出一個字，想上樓去，紗門帶了。林桐又腳踮上。〕

姝 （回頭看見）哦，林先生，你——

林 我，我的褲腳夾子——

媒 哦，在這兒呢，我忘了給你。

〔柔把夾子遞給林，林局促地接住。想起了方才父親話裏的意思，爾柔也有點窘起來。〕

林 好——再見。

媒 好——再見。（又想起）哦，還有——您的聘書。

林 （接過）哦，是的——謝謝你——再見。

媒 再見。

〔林向門走去，爾柔看見了他兩隻褲腳都被撕破了，拖掛着。〕

媒 哎呀，林先生，你的褲腳怎麼撕破了呀？

林 嗯，不知道是什麼人把我的車鍊子弄壞了。

媒 （又恢復了原來的爾柔）哦，準是大牛兒弄的！這怎麼好？快來讓我給你縫一下吧。

林 不，不……

媒 不要緊，這很容易弄的。你請坐——這兒正好有針線。

林 (坐) 我，我才騎上車不久，褲腳就刮進了一只。我用力一蹬，就撕破了。我又勉強騎了一段，這，這隻也撕破了！

嫫 那你爲什麼不馬上回來拿你的褲夾子呢？

林 我——

嫫 (看林偏促) 哦，對不起，林先生，我方才真對不起，但是我不是在笑你，你明白嗎？
林 哦，我明白——我早忘了——我根本沒有怪你。

嫫 (天真地笑) 那就好。你坐下來呀。

林 (坐) 這，這樣子好縫嗎？

嫫 好縫，好縫。你把腿翹起來，放在這上面——這樣——好——這個線行嗎？
林 行。

〔兩人坐在沙發上，爾柔低着頭爲林桐縫着褲腳。(漸漸地慢慢地那個偏促消失了，是爾柔的那種大方自然的神情，以及這以外的一些莫明其妙的什麼，把林桐的窘態完完全全地解除了，他目不轉睛

她看着那隻小手捏着針一下一下地縫着。

嫫 可惜，是條新褲子呢？

林 （爽直地）這是我特爲到這兒來教書新做的一套衣服。

嫫 哦，你昨天就來了，是嗎？

林 是的，昨天我來，你沒有在家。

嫫 我到我學校去了。

林 你不在這兒唸書嗎？

嫫 不，我在女師，也在城外，離這兒不遠。——你喜歡這個地方嗎？

林 喜歡，真喜歡。

嫫 剪刀，請你把剪刀給我，好嗎？

〔林遞給嫫剪刀，靜了一靜。〕

林 （看着爾嫫母親的像）這是你的母親？

姝 嚶。

林 你母親很像你。

姝 不是，我像我的母親。

林 她去世幾年了？

姝 快七年了。——（看看像，輕輕嘆了一口氣）唉！我要還有一個母親就好了！

林 但是你有一個好父親。

姝 是的。林先生，我爸爸真可愛，是不是？

林 （真心地）可愛極了。

姝 真的嗎？你真的這樣想嗎？

林 我頭一次看見他，我就這樣想了——我喜歡白頭髮。

姝 （停手望着林）林先生，你的父親呢？

林 早去世了。

媒 很多年了嗎？

林 我沒有看見過我的父親。

媒 哦！

林 我跟着母親長大。

媒 她一定是個非常能幹的女人。

林 她是世上最偉大的女人。

媒 你有幾個兄弟姊妹？

林 我只有過一個姊姊，她的身體不好，吃不了那種苦，很早就死去了。那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我除了她頭頂上梳着兩條小辮兒以外什麼都不記得了。

媒 你的母親現在在那裏呢？

林 她在兩年以前，我從師範學院畢業的那年，她像鬆了一口氣似的，死去了——媽的苦吃夠了。

「柔同情地望着他，林默然不響了。」

嫫 你說，你說呀。

林 我是一個門第很高的人家的子弟，據說我們是縣裏的首富。但是我只記得模模糊糊的一個高門樓子——那太早了，我大約在不到兩歲的時候，就離開了那個地方。我父親死了之後，叔伯們就把產業慢慢地侵吞了，我母親只好逼得出來做事養活我們兩個。

〔柔默默地聽着，頓了一頓，他又講下去。〕

林 她大約什麼苦事都做過了，爲了我——但是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教了一羣女學生讀唐詩。

嫫 (興奮地) 哦，你母親也教書嗎？

林 (微笑) 我還記得黑壓壓地一屋子，都是後面拖了一條又大又粗的黑辮子的女孩子，有的大脚，有的小脚，有的半大不小的脚，我母親在她們裏面走來走去，嘴裏老

哼着『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那句詩。真怪，這多年了我再也不忘了她那個樣子和那個聲調。

媒 (幾乎是自語地) 真巧！我早沒有了母親，你早沒有了父親。

林 是的，我有時候，總想着有個父親該多麼好。我一見了花白頭髮的老頭子，我就起了一種——一種想跪在他面前的感覺——你不笑我吧！

媒 不，我懂！我懂。

(林感謝地看看爾，忽然又有點催促起來。)

林 真怪，我今天說了這樣多的話。你不嫌我嘮叨吧？

媒 不，你說，我愛聽。

林 有兩年了，我不這麼說話。

媒 那你就說吧，儘管說吧。

林 真怪，我又像都說完了似的。

姝 那你就等一會吃晚飯的時候再說，好嗎？爸爸原說要留你吃晚飯的。
林 也，也好。

〔他的傷風又來了，他順手拉過報紙來要擄。〕

姝 〔攔住〕不用那個。

林 我，我忘了帶手帕。

姝 〔掏來自己的手帕〕這兒。

林 哦！

姝 不要緊，我還有。

〔林感動地望着姝，他接過手帕擦了兩下。〕

姝 哎呀，你看我儘顧着說話，忘了縫了。

林 不忙，慢慢縫吧。

〔姝又低頭縫着。〕

林 (忽然拿起一本油印劇本) 方小姐，這可以給我一份嗎？

媛 (抬頭) 什麼！

林 你的終身大事？

媛 (楞了一下) 唔？(看了他手裏的劇本，明白過來) 哦，可以，當然可以。

「方正捧着一個鮮花從樓上下來，聽了後面的兩句話，正在莫明其妙。幕落下來了。」

第二卷

第一景

一年後，民國八年，五月三日。

還是方義達教授家的客室中。與前幕相反，屋裏不再是那樣整潔。飯桌拉在正中，上面堆了許多印刷品和布條，也有白的，也有寫了鮮紅的字的。椅上，壁爐上，牆角上隨處堆着印刷品和標語，旗幟，隨處看見露出「打倒」和「反對」的字樣。釘在牆上有二幅寫好不久掛着等乾巨幅的布條，一幅上寫着「反對二十一條」，另一幅上寫的是「打倒賣國賊」，每句後面都有着一個「!!!」的記號。

外面門鈴響了一陣，沒有人應，等了一歇，又響了。翟順輕手輕腳從樓上下來。他走去應門，一路拾起地上的零亂的旗子標語等等，不以為然地搖着頭。

翟順出去一會兒，聽着外面門開了，又聽見鄭楚雄的聲音和翟順一邊談着話，一邊走了進來。

翟（在答覆着鄭的話）不，小姐還沒有回來呢。

鄭 怎麼，他今天不是請了假在家裏的嗎？

翟 (壓低着聲音) 你低點聲音，先生剛剛睡着。

鄭 (放低聲音) 怎麼，小姐又到她學校去了？

翟 是呀，三點多鐘的時候，同學打過電話來，一定要小姐去一趟。

鄭 哦，方先生呢？今天好一點兒了嗎？

翟 今天彷彿好了一點兒，可是肝氣還是痛，是先生要小姐去的，說既然打電話來，大概總是有要緊事情。

鄭 (看錶) 三點去的那她去有了一個多鐘頭了，林先生呢？

翟 他剛剛還在這兒寫旗子的，還有兩位學生幫着他，我上樓去這麼一會兒，不知都到哪兒去了。

鄭 (翻着旗子) 他們倒是寫了不少了，(他翻看着那些油印品，翟順狐疑地看着他)

——翟順

翟 嗯。

鄭 沒有什麼人來過吧？

翟 您說誰？

鄭 我說沒有什麼人看見寫的這些東西吧？

翟 沒有——（又想了一想）唔，不到半個鐘頭以前，劉太太來過一趟。

鄭 劉太太劉福萬的太太？

翟 嗯，抱着他的第五個給先生端了碗鷄湯來。

鄭 糟糕！你怎麼放她進來？

翟 （頓了一頓，不安地）鄭先生，你們明天真的要進城去遊什麼——行嗎？

鄭 當然是真的。

翟 真的舉着這些個旗子？

鄭 當然，你以為我們寫了放在家裏玩的？

翟 這學校的學生都去？

鄭 浬——當然。

翟 林先生也去？

鄭 當然，他是總領隊。

翟 哦？我們小姐，她也要去的？

鄭（遲疑）浬，我想她是要去的。

翟 怎麼？我們小姐也舉着旗子在街上跑？

鄭 怎麼？

翟 沒什麼。我覺得總不大好，一個大姑娘家——

鄭 哈哈，翟順，想不到你還這麼頑固，現在男女平等了，懂不懂？婦女都解放了，凡是男人做的事情，女的都能做，你懂不懂？

翟 我不懂，那麼男的拉洋車，女的也上街拉洋車嗎？

鄭 不是那麼說。

翟 那是怎麼說呢？

鄭 咳，你不懂這些事，（又看看錶）我先走了，等會兒再來。

翟 （仍不放心）鄭先生。

鄭 唔！

翟 您說明天這個事，會不會出什麼錯兒？

鄭 怎麼？

翟 我是說，這個——這些個學生，會不會鬧出什麼事來？

鄭 當然會，我們就是要鬧出事來！

翟 （倒抽一口涼氣）你們就是——？

鄭 可不是，要不爲鬧出事來，我們遊什麼行，請什麼願？

翟 那你說他們還會抓學生，像前幾天似的？聽說城裏已經抓進去二十多個了！

鄭 叫他抓吧，我們有萬把人，看他抓得完不？

翟 那，那，我們小姐——

鄭 （遲疑）我也就爲了這件事找她——我等會兒再來吧。（紗門啓，林桐上，襯衫敞領，精神飽滿，他又捧了一大壘油印品之類上。）

林 翟順，外面門怎麼不關好？哦，NI，鄭在這裏。正好，正好，來，幫我一個忙。這一批『告全國民衆書』上，偏偏把曹汝霖的汝字三點水漏了，變成了曹女霖，我要了兩個鉛字來，我們馬上就把牠改一下吧。

鄭 不過——對不起，林先生，我另外找兩個同學來弄吧。

林 怎麼？

鄭 我還要去接頭事情，敢死隊分組的組長還沒有推定，意見似乎很複雜。

林 哦，那倒是要緊事，你就快去辦你的事吧。

鄭 好，我馬上就派人來幫你弄。

林 不要了，我自己來。（已經坐在桌前一張一張地改起字來，看見鄭還遠巡着未走）
哦，明天的路線已經定了嗎？

鄭 定了。

林 我們進城沒有問題？

鄭 沒有問題，有法政學校的同學在西直門接應，農業專門的先到，等清華的女師的和我們的人到齊了，再開拔到天安門。

林 那就好。

〔外面門鈴響，翟順去開門。〕

林 這大概是爾嫫回來了。

〔果然是爾嫫拿了兩床毯子，一臉憤憤之色，走了進來，翟順跟在後面。〕

翟 您給我吧，小姐。

嫫 （也不理翟）你們——（把毯子堆在椅子上）你們看，氣死人不？

鄭 怎麼了。

林 這麼熱天，你捧兩床毯子幹什麼？

嫫 就是呀，今天黃淑芬他們六個人要到我家來住。這是我先帶出來的。她們的舖蓋。

林 到這兒來住？

嫫 你們看氣死人不？老處女宣佈明天任何人不准請假，不准離校。

鄭 (大聲) 怎麼，你們的學校當局已經知道了遊行的事情？

嫫 她像什麼都知道了，——也不知道是哪個多嘴透了消息。

鄭 唉，這本來難守秘密的，就是我們這兒以為藏在你家裏嚴密得很，可是現在全學校誰不知道呢？

林 問題是，你們那些同學打算怎麼辦呢？

嫫 有什麼辦法呢，大鐵門一拉，誰都出不去了，我們又不會跳牆。

林 你是說你們學校不能參加遊行了？

姝 人怕是不會多了，黃淑芬她們幾個打算今天晚上就陸陸續續溜了出來，在我家住一夜，明天跟這邊的同學一起出發。

鄭 那——那怕不大好吧？

姝 怎麼？

鄭 學校裏說不定會干涉，弄得開除也說不一定！

姝 那有甚麼關係？誰也不希罕這個修道院似的學校。

林 （一直在沉思，忽然堅決地說）這麼辦。明天我們城外的隊伍，早半個鐘頭出發。進城之前，先到女師去救出那邊的同學來。

姝 （大喜）真的？林先生，那，那太——太好了！

鄭 這，恐怕的要跟別的學校們先商量一下吧？

林 這是義不容辭的事情，商量什麼？

鄭 不過——

媒 哎呀，哎呀！那太好了，林先生，這下子她們要高興死了！我想法子去告訴她們這個消息！——哦，翟順，爸爸睡了沒有？問我沒有？

翟 剛剛睡不大會兒，問了您好幾遍了。

媒 （剛才興高彩烈的樣子立刻變了。一層憂慮浮上了她的臉。）好，我先上樓看看爸爸去。（向樓梯去。）

鄭 哦，Miss方！

媒 （已經上樓）我馬上就下來幫你們弄。

鄭 不，不是爲這個事。

媒 （停步）哦，你還有什麼事嗎？

鄭 （躊躇了一下）等一會再說吧。

（爾康打掃了鄭一眼，匆匆上樓，走了兩步又停住。）

媒 林先生，你也休息一下吧。

林 我不累。

媒 不要儘仗着自己身體結實呵，你弄了一夜沒有睡，明天還要演講呢。

林 (笑了) 你還不是一夜沒睡？

蘇 我不睏，

(爾柔上樓，翟順入廚房去，林不聲不響地在改傳單，鄭六神無主地這兒翻翻那兒翻翻。)

林 三三，鄭，你不是說要去開會嗎！

鄭 哦，我，我——(打岔) 怎麼「打倒曹汝霖」比打倒別人特別多？

林 因為他特別可惡吧？

(鄭又在偏僻不安地來回踱。)

林 三三，鄭，你今天是怎麼回事？

鄭 沒什麼，沒什麼。

(外面紗門響。)

林 這又是誰來了！

外 老林在這兒沒有？

〔婁國棟推開小紗門進來，看見這屋內的景況，有些愕然。

婁 Hallo! What is this!

鄭 呢——

林 (爽直地) 你還沒聽說嗎？明天五月四日全城的學生要遊行示威，反對二十一條，要求政府懲辦賣國賊，這是我們預備的標語傳單和旗幟。

婁 我說呢，原來在這兒弄。

鄭 婁先生明天也參加吧？

婁 我？(鼻子嗅了兩嗅) 怎麼，老林，你也在幹這一套？

鄭 林先生是本校的名譽隊長。

〔婁不以爲然地搖搖頭，林依然不聲不響地工作。

婁 哦，老林，我來找你商量件事。

林 找我什麼事？

婁 呃，（看看鄭）呃，我想——

鄭 （看看婁有話不響當他面說）我先走了，林先生，回頭見。

婁 （忽然想起了什麼）哦，鄭。

鄭 ？

婁 鄭，我問你一件事。

鄭 什麼？

婁 我聽說施運嘉上星期四在課堂上罵我，有這回事嗎？

林 （驚訝地）他罵你？

婁 哼，（向林）不止一次了，這個東洋鬼子專門在我背後說我的壞話，（向鄭）他罵

我是抽水馬桶，是不是？

鄭 我，我沒有施先生的課。

婁 (失望) 哼!

(鄭下)

婁 (餘怒未息) 施運嘉這個人頂靠不住了，你別看他外面道貌岸然地，肚子裏的玩意兒可多的很呢。老林，I tell you，我告訴你，你才來這學校一年，你不知道這個學校裏的把戲，你不知道施運嘉他們的 Politics。I tell you，老林，我告訴你，施運嘉整天地想拱掉老方的系主任。

林 什麼拱掉?

婁 (拖長聲音地) 嚶——他知道老方一板一眼地，他無用所其技，So you see，他就想聯絡一部份人，把老方擠走。

林 我不相信!

婁 你不信，哎呀，你真是個死心眼兒的人。I tell you，老林，他就挑撥過我，就是去年七

月裏，就在這間屋子裏，老方開茶會介紹你的那一天，他還逼着我，要我和他合作呢？（這完全是出乎他意外的）真的施運嘉他爲什麼要這樣呢？爲什麼不好好地教

他的書——

婁 教書！哈哈，施運嘉有什麼書可教？他要有你老兄這點點兒叫座兒的本領，有三四十個學生選他的課，他也就不會這麼鬧了，可是他除了從日文書上東抄抄西偷偷，還會幹什麼呢？

林 真想不到，一個學校裏還有這麼多的——

婁 Politics 是不是？老林，在這一方面你還是個 Baby 呢，你等着瞧吧，花樣多的很。（感慨）唉，政客，政客，都是政客，那裏配當什麼教授！

（林默坐不語半響。）

林 你不說找我有事嗎？

婁 哦，我倒忘了，也是這系裏的事，你知道，老方下年有做教務長的可能。那麼，系裏的人

事少不得要整頓一下。

林 哦。

婁 我以爲——

〔婁未說完，爾琛從樓上下來，噤着翟順。〕

媒 翟順，翟順。

林 做什麼，方小姐？

媒 爸爸要下樓來，

婁 哦，方小姐在家，方先生好點了嗎？

媒 〔應酬地〕好一點了，謝謝。〔向林〕爸爸睡了一覺，精神好些，一定要下樓來看我們弄的東西。

〔翟順上。〕

媒 翟順，先生要下樓來，

翟是。

「翟順上樓。」

林 還是要我幫忙吧？

嫫 當然非你不可，（林上樓。）

婁 我也可以幫忙。

嫫 不用了，有林先生就行了，

〔婁把毯子等在沙發上舖好，上樓去。〕

〔紗門輕輕開了，劉福萬探頭進來望了一望，又回頭向後招手。大牛、二牛、三牛、四虎子也和劉教師樣

過分誇張地躡手躡足上。

劉 輕輕着點！輕輕着點！（大牛等全上。）少息！少息！（看見婁）哦，婁教授在這兒，（看看滿

桌的旗幟，豔羨地）嗚嗚！你瞧瞧！這麼多的旗子！這麼多的玩意兒！婁教授，你們可真做得秘密呀，亞賽辛亥革命嗎，這簡直的是。您去個什麼角兒呀，婁教授？

婁（正沒好氣）沒有我的事！

劉（拿起一個旗子）——大牛兒，我瞧你措這個就不錯，二牛兒，你抗這個——（看着旗子）（打倒，打倒）這個是曹操的曹——咳，打倒曹什麼玩意兒吧，反正是。

三牛（喊）我呢，爸爸，我呢？

劉（舉手作恫嚇狀）輕着點！方主任病着呢。你來個小的。這個差不離兒，四虎子同你兩個挑着。

三牛（大聲抗議）不，我不跟四虎子一塊兒挑！

劉（打了三牛一巴掌）喊什麼，你！

（三牛哇哇大哭，一面大着舌頭喊叫。）

二牛哇哇！我不跟四虎子挑……大牛二牛都拿大的哇……

劉你看你！你看你！再哭！再哭！咱們不帶你去！

（劉正焦急間，林桐和翟順一邊一個扶着方義遠下樓來了，方義遠久病之後，身體虛弱，面容清瘦，穿

着小褂褲，圍着一張絨毯，慢慢地挨下樓來，爾彙在旁照應着。

劉 哦，方主任下來了，你瞧這孩子，叫他別喊他偏要喊。

方 （虛弱地）唔唔，不要緊……請坐，婁先生，請坐……

婁 不客氣，你今天像是好了一點。

方 唔，稍許好一點兒。

（爾彙和林扶方在沙發上坐定。）

方 （虛弱地）你們弄你們的，不要管我。

劉 噫，林先生，你們可真弄了不少旗子呵！怎麼樣，明天摸黑兒就開步走，對不對？

林 （不起勁）嗯。

劉 果不其然。我剛下了課回家，我們太太就跟我說：『大牛的爹，方家在畫旗子呢，連林

先生都在畫呢！說是明天天不亮就要開拔了。』我忙着就趕過來。果不其然。怎麼樣？

林先生，明天可得有我呵。

林好。

方 怎麼樣，婁先生，明天也打算參加嗎？

婁 我這件事嗎？我覺得倒沒有什麼必要。

婁 沒有必要。

婁 我覺得國家大事，似乎用不着做學生的去干涉。

婁 爲什麼？

婁 學生不趁讀書時代，多唸點書充實自己的學問，反倒去打了旗子遊街，干涉國家大事，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婁 (生氣) 請問爲什麼是不好的現象？

方 不，爾婁，婁先生也有他的道理。國家大事逼到要做學生的去過問，這現像的確是件很可慘的事。可是現在有什麼法子呢？眼看着政府要承認人家的二十一條，曹汝霖、陸宗輿喪權辱國，一個有幾千年文化的國家就要這麼胡裏胡塗地被人家吞滅了，

宰割了，我們的國民還不知道，或是知道了還像與自己無關似的，不聞不問。到了這步田地，我們政府裏的大人先生們提起過一句質問嗎？這些賣國的人有一點點顧忌嗎？我們的學生不喊有誰來喊？我們的學生不問有誰來問呢？（嗆咳起來。）

嫫 爸！別說了，爸爸。（爲方輕輕搥着。）

方 （咳停了，又說）婁先生，中華民國的四萬萬人的民氣要醒了！我對明天這個遊行的希望很大。全國的民衆會從這一天覺醒過來。也許從明天起，我們才能算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

婁 哼，你太樂觀了吧？這種例子西洋就沒有有過。

方 這是中國，婁先生，用不着到西洋去找例子。

劉 （大爲興奮）你聽聽！大牛，你聽聽！得林先生，這下子沒的說了，（指着最大的那一桿旗子）這個旗子歸我舉，我打先鋒！

林 好。

大牛 我搨！我搨！

二牛 我搨！我搨旗子！

劉 都有，別吵，都有。愛國嗎，咱們都是國民一分子，不能做冷血動物呀。對不對，婁教授？

大牛 爸爸，冷血動物是什麼呀？

劉 我說不上來，你問婁教授，他是吃過洋麵包的。

婁 (坐不住) 好，我走了，再見。

林 噢，婁先生，你不是說要問我商量系裏的事嗎？

婁 那——過一天再談吧。

(婁下。)

劉 (實心眼兒) 怎麼了，這位洋博士？

婁 你瞧嗎，大牛，這就叫冷血動物。

二大 牛 哦，冷血動物！冷血動物……

林（突然）對不起，劉先生，我煩得很，請你這幾位少爺外邊玩去，好嗎？

媒（驚異）林先生！

劉沒關係，沒關係！您有正事，我們不打擾，立——正開步走！

〔劉家軍一、二地開拔出去了。〕

劉（走在門口）林先生，別忘了明天抗旗子有我呦！

〔劉下，林痛苦地坐在桌前。〕

媒怎麼了，林先生？

方怎麼有什麼不痛快的事嗎？

林方先生，我，我難過得很，我想不到在這樣一個最高學府裏，有這種蠅蠅苟苟的勾當。

方（略微吃驚）什麼事呀？

林方才婁國棟在這裏告訴我，施連嘉在聯絡一部份人要擠你走！

媒什麼？（她看方，方只繃了繃眉頭，沒有說話。）

林 我想不到身爲教授的人，負着教育人家子弟的責任的人，也玩這一套政客把戲！
那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去打倒別人，去責問別人的行爲！

（啞場片刻）

方 林先生，我們一心一意地教我們的書就是了。這些小事，不要去管他。婁國棟的話也未必就靠得住。

林 他說去年七月裏，我頭一次到你家裏來那次，就在這個房子裏，施運嘉要勾結他擠你下台！

方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就在我家裏沒有的事。

翟 （正在收拾東西）這件事倒是真的。

姝 什麼，你聽見的？

翟 噢，我那天正好下樓，聽見他們像是談這件事。

方 什麼，這有你插嘴的地方！

翟 施先生一個勁兒的說，妻先生怕樓上聽見，叫他不要談了。

方 好了好了！不要說了！什麼事，也要你做下人的多嘴！

翟 這是真的。

方 （發氣）還不滾！

翟 （憤憤）唉，您哪，真是什麼都好，就是這好壞不分，真是急人！（翟忿忿地要進廚房，聽見外面門鈴響，就走出去了。）

嫫 這又是誰？

（翟順拿了一封信進來遞給方）

方 （看看信皮）校長來的，（拆開信看看完，苦笑了一聲。）

嫫 他說什麼？

方 （把信遞給嫫）他勸我不要參加學生的活動。

嫫 （接過信看）『……少年氣盛之事，吾輩犯不上參加……』『哼！犯——不——上！』

不知道誰去搗的鬼！

〔林躍起啓門欲出。〕

方 你哪兒去？

林 我去找婁國棟！

方 做什麼？

林 這還不明白？他跑到校長那兒去報告的。

方 （笑笑）他就說了吧，你難道還找他去打架？

林 我——我去見校長（掉頭還下。）

方 （長嘆一聲）唉！

〔靜場片刻。〕

姝 爸爸，是真的嗎？

方 什麼？

嫫 剛才林先生說的，施運嘉他們真想對不起你？

方 （點頭）

嫫 該死的東西！

方 不過你放心，爾嫫，他們這不過是胡鬧，一點作用也沒有的。

嫫 沒有作用？

方 真金不怕火來燒！孩子，你放心吧。不看林桐嗎？一年前他初來的時候，婁國棟他們都看不起他，現在呢，學生那個不選林桐的課，我一點也不怕這些鬼把戲，倒是——

（抽搭一下）

嫫 怎麼，爸爸？

方 沒什麼，還是那個地方，氣痛。

嫫 您還是上樓去吧？

方 也好。

嫫 翟順！
（翟順上）扶先生回樓上去。

翟 是。

（翟和嫫扶方站起，走了幾步。方突然又停住，彎了腰，用手按着自己的左脅。

嫫 爸爸，怎麼了，爸爸？

方 （痛苦地半天不響，慢慢地緩了過來）又來了！哎，這一陣好痛！

嫫 你看，爸爸，我叫你不要下樓來的！

方 好了，過去了，（看看亡妻的像）我，我在上面總有點不放心底，下似的。爾嫫，要不

天索性把我的床搬下來吧？就——就放在你母親像前面……

嫫 好好，您先上去睡吧！

（爾嫫與翟扶方上樓去，嫫又下，走去拿毯子。外面紗門響，鄭荳雄上。

鄭 哦，你在這兒？

嫫 嗯，找我有事嗎？

鄭 是的，我——林先生不在？

嫫 不在，他——（話到嘴邊，又不想和鄭說）出去了。

鄭 哦，你聽說沒有？北大方面又有三個同學被捕了，今天正午的事。

嫫 哦，二十七個了，一共是（等了一下）三、五、鄭，你有什麼事嗎？對不起得很，我的父親氣又痛起來了，樓上只有翟順一個人，——

鄭 怎麼，方先生的病又發了？

嫫 是呀，你看我着急不着急，明天又要去遊行，可是我怎麼能把父親丟在家裏不管呢？

鄭 哦，那你就不要參加吧，少一個人也沒有什麼關係。

嫫 我真是想去，可是爸爸一個人——唉！

鄭 （期望他）那麼，你是不去了？

嫫 我怕只好這樣子了！

鄭 （大喜）那真是好極了！

媛 怎麼？

鄭 Miss 方，我告訴你吧，明天我也不去了。

媛 （驚訝）怎麼你也不去了？

鄭 是的，我——我剛才就想和你說這件事。

媛 什麼？

鄭 我——我（把手裏捏着的一封信遞給媛）你看這個吧。

媛 這是什麼？

鄭 這是我父親的信，今天下午才接到的（媛接信在手還在遲疑）你讀吧。

〔媛讀信。〕

媛 他是要你畢業後回湖南——哦，他要送你到美國去深造，這是很好的事情呀。

鄭 是的，我父親早就有這個意思了，你再下去。

〔媛又讀信。〕

媒 (讀信)「近聞校中時有風潮，切望吾兒潔身自好，勿捲入漩渦，貽誤自己前程也。」

——所以你就想明天不參加這個遊行了？

鄭 你知道嗎，遊行的事外邊已經知道了，明天說不定會出什麼亂子。我覺得我眼看就要畢業，而且就要出國，我犯不上——

媒 犯——不——上？

「媒打量鄭有頭。」

媒 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話嗎？

鄭 還不止這個。

媒 還有什麼？

鄭 (有點催促地)你，你再下去。

媒 (把信讀完)你父親希望你出國前趕快結婚。

鄭 是，是的。

媒 你的意思呢？

鄭 我的意思？

媒 嗯，你是不是打算結婚呢？

鄭 我的意思是——（鼓起勇氣）Miss方，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

（爾黛明白了，站起來走開了。）

鄭 Miss方，我們在一起很久，我們的性情，彼此都很能互相了解，我很知道你，我很欽

佩你，我很，我很——我很愛你！

（爾黛不說話。）

鄭 怎麼樣，爾黛？只要你答應我，我馬上寫信給我父親，要他送我們兩個一道出國去。

我家裏有的是錢，他一定會答應的。

（爾黛轉過身來，把那封信還給鄭。）

鄭 怎麼？

媒 信還給你。

鄭 可是——？

媒 不，Miss 鄭，我們並不互相了解，你也並不知道我。

鄭 Miss 方！

媒 謝謝你的好意，Miss 鄭，可是我不想去美國，我明天打算去參加遊行——我父親——
定要我這樣做的。

鄭 可是！Miss 方——

媒 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五分鐘的熱心。

鄭 Miss——方！

〔紗門啓，林桐上。〕

〔鄭掉頭欲下。〕

林 喂，Miss 鄭，你的敢死隊組織得怎麼樣了？

〔鄭不語。〕

林 你又哪兒去呀？

鄭 我，我去收拾行李。

林 收拾行李？

鄭 我明天就回湖南去，

林 這傢伙，是怎麼回事？

〔爾業沒有回答。〕

威 你看到校長了嗎？他怎麼說？

林 沒有問題。明天一切按照預定的計劃遊行示威！

(幕落)

第二景

一個多月之後，六月二十四日。

方義達已經搬下樓來，在他亡妻的像前擺了一張床，方義達靠在一堆高高墊起的被褥枕頭上面，人更瘦更黃了。壁爐上堆了一大堆藥瓶藥盒之類的病人的東西。

方爾祿推開紗門進來，手裏拿着兩封信，她也瘦了許多了。兩個月來，侍候着父親的病，心裏感着萬分的焦灼，把個活潑豐潤的方爾祿也磨得露了憔悴。

方
有信嗎？

姝
咽，在信箱裏的，兩封都是我的。

方
（笑笑）哼，病了兩個多月，也不會有人給我信了。

姝
（把信放在一邊）您要躺下嗎？

方 不，醫生走了？

嫫 嗯，（她轉過頭去了。）

方 他——怎麼說！

嫫 他沒有說什麼。

方 爾嫫——你不要瞞我，我聽見他在外面嘮嘮叨叨說了半天。

嫫 他說您需要休息，好好地休息。

方 就說的這個嗎？

嫫 嗯。

方 真話？

嫫 （嚥了一口）嗯，真話。

方 是誰的信？

嫫 （又拿起信來，不很起勁地）這一封是——鄭楚雄的，這一封是廣東來的，奇怪，誰

打廣東給我來信？

方 拆開來看看吧。

嫖 (一面拆信)大概是黃淑芬她們到了。(讀信)

方 是嗎？

嫖 (不由得喜形於色)可不是！可不是！她們在那兒備受歡迎，到處講演。好好，這下子

她們出了氣了！她們沒有白被那個老處女開除！

方 嗯，六月二十四今天是她們走了都四十天了。

嫖 (笑)唔，有趣，這個信上還說廣州市在考慮罷市問題呢，報上都登了四五天了。

方 唔，電報是比信要快些。

(爾嫖的臉色慢慢變了)

方 怎麼了，爾嫖？

嫖 她，她們在那邊計劃辦一個學校。(把信放下了)

方 爾妹，是不是她們要約你去參加？

妹 （強笑）是呀，你看她們可笑嗎？

方 爾妹。

妹 嗯！

方 你不想去嗎？

妹 我——（她撒不出那句謊來）我不知道。

方 （嘆了口氣）唉，你不要爲難孩子，我也拖不了你幾天了。

妹 爸爸！

方 不，爾妹，我不是在怨你，我也不是要你可憐我，我是說的真話。

妹 你爲什麼要說這種話呢？

方 爾妹，方才醫生跟你在外面說的話，我全聽見了。

妹 爸——

方（作勢止之）他的話不錯，我的日子，到了醫藥是不能起死回生的。

嫒 哦爸——（爾嫒伏倒在方床旁大哭。）

方（拍着嫒）不要哭，爲什麼要哭呢？要堅強點呀！我的好孩子——人總是要死的，不是嗎？（看看像片）我也該去跟你媽作伴兒去了！她也冷清了好多年了。你也該放我去陪陪她去了，不是嗎？

嫒 不！不！（她還在哭。）

方 你看你這個任性的孩子！你難道要爸爸陪你一輩子嗎？

嫒（頑強地）嗯！

方 你呢，你也陪爸爸一輩子嗎？

〔爾嫒語塞。〕

方 孩子，人世間有好多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古時候叫作命運，現在我們叫他自然的法則，對於這些事件，我們必須要有勇氣，要堅強地去面對他，我並不怕死，不過——我

只是有兩件心事放不下。

〔爾擦拭着眼淚疑問地望着他。〕

方 第一，我的工作沒有辦個交代，我想不到林桐從五月四日請願被捕，一直關到今天

——整整五十天了——還不放出來！

〔爾呆焦灼地站起來，慢慢地走到窗口。〕

方 當然，放是遲早要放的，現在全國都在罷工罷市，響應學生運動，弄得舉世注目。政府再腐敗，也不敢亂來。

燦 可是跟這班賣國賊有什麼理可講？

方 前天蔡子民他們八大學校長聯合辭職的信上去了，看有什麼效果吧。我只求老天讓我多活兩天，能夠等林桐出來，我把我的工作，我的計劃——（但是爾擦在窗口像忽然看見了什麼，飛似地跑向門去。）

方 誰？

媒 翟順回來了。

（爾蒙拉開紗門，翟順喘息未定地上，一面用手帕拭着額上的汗，手上還捧着一把花。

媒 怎麼樣，你看見他沒有？

翟 誰？林先生（搖頭）。

媒 怎麼，你沒有見到？

翟 不叫見，

媒 不叫見？

翟 這幫傢伙，橫不講理，說什麼也不叫見，二郎爺放屁，也不神氣的那家子！

媒 那麼東西呢？

翟 我只好託看守的給我轉交了，還是花了兩塊錢運動費才點了頭，真是他媽的賣國賊。

媒 你說清楚了是交給林桐林先生的？

翟 我怕他忘了，說了三遍。可是後來小子說了真心話兒了，他說林先生他們已經不押在那兒了。

嫫 不押在那兒了？

翟 說是今天一早，四五十人，就用大汽車運走了。

嫫 什麼？運走了？運哪兒去了？

翟 他也說不上，說大概是要過堂，說不定今兒晚上還送回拘留所。我就把東西留在那兒了。

〔爾來不說。〕

翟 啊，從西直門一口氣跑回來，差點兒沒連我累死！

方 你這把花是——？

翟 哦，這是婁先生送的，我一進校門就遇見婁先生家的王三，他就託我帶回來了，說是婁先生送小姐的。

方 他又送花來了？

翟 婁先生這陣子倒是天天送花來，小姐，花放哪兒呢？

嫫 （氣鼓鼓地）擺在廚房裏就是了！

翟 （看看嫫）是！（他收拾起花束，向廚房去。）

嫫 不，你把他給先生換上吧，（指指床頭壁爐上的花瓶，翟順才要去換，）你放着，我來吧。

（翟下，爾柔把瓶裏的花拿出，想把新花換入，又五心煩燥地放下了，她慢慢走到窗前，方一直注視着她，她有頃。）

方 爾嫫。

嫫 嗯。

方 你在想什麼？

嫫 我，我沒有想什麼。

方 沒有。

媒 嗯。

方 真的沒有？（爾媒不響）唉，孩子，在這個時候，你還要瞞着你爸爸嗎？

媒 （突然跑到父親床邊跪倒，把頭埋在父親手掌裏）爸爸，我不能瞞你，我——

方 你在關心他，是嗎？

媒 （連連點頭。）

方 （高興得說不出話，只是不斷地說）好孩子，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媒 我從來沒有有過這種感覺，爸爸。我無時無刻不在惦記他，我盡力想忘了他，但是沒

有用，我老看見他，聽見他，好像他老在我面前。

方 是的，是的，就是這樣子的，就是這樣子的。

媒 爸爸，他真倔！他真鯁！他真正直得叫你覺得他可憐呀。

方 是的，是的。

媒 我有時候覺得他真大真高，彷彿天塌下來他也承得住，可是有時候我又覺得他像個小孩子，一會兒也少不得要人照應。

方 是的，是的，好孩子，這就是愛情呀。

媒 是嗎！爸爸？

方 是的，是的。好了！這下子我可放心了。爾媒，我方才不是說，我還有一件事放不下嗎？

（笑）我怕我見了你母親，她向我問起你的時候，我怎麼回答，現在我可以笑着回答她了：『我把我們的女兒交給了一個比我更可靠的人，我把她交給了林桐。』

媒 爸爸！

方 真的，孩子，從去年林桐才到這個學校來那天起，我就這樣盼望着了，我知道我的女兒不會看錯人的。

媒 可是爸爸——

方 還有什麼『可是？』

媒 爸爸，他——誰知道他怎麼想呢？

方 你說林桐嗎？

媒 嗯，他總是那麼害羞，直到今天沒有喊過我的名字。他，他總是稱我方小姐的。

方 （笑）哦，那你放心吧，傻孩子，我跟你母親直到進了洞房才頭一次見面呢。

媒 爸爸！

方 現在你可以看你那一封信了。

〔葉拆開第二封信。〕

方 是鄭楚雄來的嗎？

媒 （拭乾眼淚）是的。

方 他寫得很長。

媒 嗯，他回家了。不，他已經在原籍結了婚。

方 哦那要用這許多字來說？

媒 他似乎在解釋什麼，嚶嚶嚇嚇的，要我原諒他的意思。（外面紗門響，爾媒停了讀信。

劉太太懷中抱了一個小奶娃，憂形於色地走進來。大牛，二牛，三牛，四虎子，個個呆若木鷄似地圍在她身邊。）

劉太太 方小姐，有了消息沒有？（一面點頭和方招呼。）

媒 沒有什麼。

劉太太 剛才不是你們家的翟順從城裏回來了？

媒 是的，剛回來。

劉太太 （焦急地）他看到他們沒有？看到大牛他爸爸沒有？

媒 他——

劉太太 他怎麼說？他問起我沒有問起孩子們沒有？

媒 不，翟順沒有見到他們。

劉太太 沒有見到？

媒 說是不在拘留所了。

劉太太 不在拘留所了？

媒 說是今天一早就用汽車運走了。

劉太太 運——（一個字說完，第二個字未出口，他已經忍不住哇地哭起來了。）

媒 （勸住）劉太太！劉太太！

劉太太 （更加嚎啕）我那苦命的夫呀……我那苦命的大牛的爸呀！你這麼撇下

我一個，帶着這五個小的……叫我怎麼辦哪……

媒 （勸劉太太）劉太太！劉太太！這並不見得就有什麼危險呀！

劉太太 （邊哭邊說）這還有什麼好事呢？都裝上汽車了（訴說）那天我叫他不要

去，不要去，他偏要去愛什麼國，請什麼倒頭顱！這個死鬼就是個牛脾氣，他還要舉頂

頭的那根大旗子！你想想，方小姐，這個問起罪來，他還不是頭一刀（想想又哭起來）

呵，大牛的爹呀……

大牛等（也跟着亂哭亂喊）媽媽……爸爸呀……爸爸呀……

〔方義達咳嗽了一陣，大喘起來，爾來連忙過去扶持。〕

媒 劉太太，你不要這麼鬧吧，我求你，對不起，我爸爸有病，實在怕吵鬧，你叫大牛他們先出去頑一會兒，好嗎？

劉太太（立即止哭，拭着眼淚）怎麼，方先生還是不好？大牛兒，你帶着二牛兒三牛兒出去玩去，把四虎子也帶走。

〔連哄帶鬧地她把一羣孩子送出去了。〕

劉太太 方小姐，要我幫什麼忙不要？

媒 不用了，劉太太，讓他安靜一會兒就好了，他剛才話說多了。

劉太太（抽噎着）好好，我坐着不說話就是了。

〔外面紗門響，施運際的聲音在外面。〕

施 方小姐在家嗎？（一面走了進來。）

劉太太 哦，施教授。

施 方先生今天好一點嗎？

方 （點頭）好好，請請坐。

施 你們聽到什麼消息嗎？

嫫 沒有，施先生聽到什麼嗎？

施 （搖頭）惡劣得很，惡劣得很。

劉太太 （又跳了起來）什麼？你說什麼？方小姐，他說什麼？

嫫 （沒有答劉太太）你聽到什麼消息？

施 今天八大校長的辭職書駁下來了，一概不准。不但此也，還痛辭嚴責治校不嚴，縱容學生干涉外務。唉，本來也是，太過了一點，請請願罷了，怎麼要去燒人家的房子？

嫫 你這個消息哪兒來的？

施 我聽婁國棟說的。

嫫 婁先生說的？他怎麼沒有對我講起？我早晨托他去找人情，他還滿有把握似地答應了我。

施 你託婁國棟去找人情？

嫫 是呀。

施 （冷笑）那真是與虎謀皮了！

嫫 怎麼？

施 怎麼？你們難道不知道婁國棟把這次遊行示威的事恨之入骨嗎？

嫫 爲什麼？

施 你們不知道，如果不是這一鬧，他現在已經不在這兒吃粉筆灰，早去做了幣制局的副總裁了。

嫫 該死！

劉太太 怎麼，方小姐，怎麼同事是婁胖子害的，林先生跟大牛他爸爸是嗎？是他幹的嗎？
施 （在窗口）嘶，不要說了，他來了。

〔外面門響，婁國棟叨了烟斗推門進來。〕

婁 哦，你們都在這裏？（舉着手裏兩塊肥皂）你們看，賣國貨，賣國貨，賣到我頭上來了！
這種狗屁肥皂我怎麼用！

〔沒有人理他。〕

婁 你們聽說沒有被捕的學生要判徒刑了。

劉太太 什麼？

〔爾彙不由楞了一下。〕

施 你這又是哪來的消息？

婁 （鄙夷地）總比你那 *Second hand* 的消息可靠些。

施 （楞了一下，尖酸地）當然了，誰的消息也沒有你的來源多。

婁（繃起臉）你這是什麼意思？

施 沒有什麼意思，我只是說你有好親戚，消息靈通——

劉太太（插不進嘴着急）婁教授，您說——？

婁（變臉，顧不得劉太太）什麼，你是說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嗎？

施 我沒有說，我只是談到消息的話。

方（勸阻）婁先生！施先生……

婁（勃然）那就很好。反正警察局來抓學生，不是我姓婁的引線！I tell you, 遊行

的前天，也不是我去向校長報的信！

劉太太 婁教授！婁大博士……

施 怎麼，不是你做難道還是我做的嗎？

方 少說一句吧，施先生！

婁 各人做事各人心裏明白！

施（有些內愧）豈有此理！這——這簡直是……

婁（越發得意）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要我嘴我也嚙得出來。

劉太太（轉向施）施教授，你說——

施（也不理她）豈豈有此理，（心虛）我，我不同你這種喪心病狂的人說！（掉頭逕出）

劉太太（追着）施先生！施教授！

婁（得意之極）哼，叫他碰碰看！I tell you，差得遠呢！

婁 唉，這是何苦！

劉太太 婁教授，婁教授，您剛說學生怎麼樣了？

婁（這才注意到她，得意地）要判徒刑了！

劉太太（慌了）那是學生呢？先生呢？大牛他爹呢？

婁 教員？哼，那恐怕（意義深長地頓了一頓）更困難！

劉太太 呆了一刻，（突然變了臉）婁胖子！你這個兩頭蛇！我——

婁 劉太太！

劉太太 （撲將過去）不行，我非要他抵命不可！你說，婁胖子，你說——

婁 （事出意外）這，這是哪裏說起？

婁 （攔勸着）劉太太！劉太太！

劉太太 不行，不行，我們劉福萬跟他無冤無仇，他憑什麼……他……

婁 I tell you, 我跟你說——

劉太太 你別跟我說跟他說的還我的人，還我大牛的爹，要不我今天跟你拚了……

婁 聽我說一句，劉太太……

劉太太 不，我今天非……

婁 瘋了！真是瘋了！

劉太太 不行！婁胖子，你——

〔正不可開交，忽然外面大牛的聲音，大着舌頭，口齒不清地，似乎在喊着：「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

媒（還在拉勸）劉太太……你聽，大牛兒在喊什麼呢？

〔大牛兒推開門，闖了進來。〕

大牛兒 媽，爸爸回來了，爸爸……

〔一翻身他又衝出去了。劉太太楞了一下，就連爬帶跌地衝到門邊，紗門一推，劉福萬劉教師力拔山兮氣蓋世地當門而立。大牛二牛等擠在後面。〕

劉太太（呆了一陣，突然）劉福萬，你……哇！（一下撲到劉胸前，無限冤抑地大哭特哭。）

劉（英雄氣概地推開太太）哭什麼，你這個——你這個落伍份子！

媒（着急）劉先生，你怎麼回來了？林先生呢？

劉 回來了，都回來了！我跑得快，先到了家！

（爾承趕到窗口去看，又跑到父親床邊，焦急得像個熱鍋上的螞蟻，方義遠早已支起身坐着，輕輕拍着爾承的手安慰她。婁國棟呆了。）

劉 （推開還在拭眼淚的太太）你看你，你看你！哭什麼，人家一路放鞭炮歡迎我們，你可哭的像是我翹了辮子似的！

劉太太 （不由得又笑了起來）我，我太快活了嗎！對不起呀，婁博士。

婁 怪事！怪事！怎麼會又放出來了？

劉 我還問你哪。今兒早晨忽然來了一輛大卡車，把我們接到一個地方，出來了兩個官兒像的，一個勁兒地跟我們道了半天辛苦。起先我們還莫明其妙是那麼檔子事兒。趕後來弄明白了，嘿：咱們才神氣哪！大爺是愛理不理，請咱們進來容易，請咱們出去可得商量商量。

劉太太 劉福萬，你是吃了什麼迷了心啦，叫你出來你還不出來？

劉 別忙呀。後來還是各學校代表來了，請我們回家。怪！他們也不哪兒得的消息，這一

出門兒呀！北京城過年也沒有這麼熱鬧，你就聽這個鞭炮吧！劈劈……拍拍……劈劈……

〔外面紗門響，林洞的聲音急促地在叫：「爾來！爾來！」劉住了口，爾呆了。〕

方 你聽！你聽！

〔門啓，林桐上。〕

劉 林先生也回來啦！

婁 （熱烈地迎過去）哈囉，老林！

〔林誰也沒看見，跑過去一把抓住爾柔的手，目不轉睛地看着。〕

林 （突然）爾姝！爾姝！我再不離開你了！我再也不離開你了！（衆大驚。）

林 （完全不曾看見別的人）爾姝，我離開了你五十天，我像離開了你五十年！爾姝，我這一輩子再也不離開你了！

〔婁和施相顧失色，劉氏夫婦莫明其妙，只有方義遠臉上浮起一個滿意的微笑。〕

媒 (深深地被感動了，也緊握着林桐的手點頭) 是的——林——桐。

方 (只是笑) 你看你看!

(林道才注意到了別人，不免痴促了起來，方向他招手，他才忙着跑過去和方義達握手。)

林 我回來了，方先生，我回來了!

方 是的，林桐，你回來了，你們勝利了! 我們四萬萬的人民全被你們叫醒了!

(劉太太突然什麼也不爲地又哭了起來。)

劉 你看你! 你看你! 四萬萬的人都叫咱們叫醒了，你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

媒 劉先生，你就讓他哭哭吧。

林 咳，婁先生呢? (婁不知何時溜走了。)

媒 咳，他什麼時候溜走了?

劉 哼，冷血動物，有什麼可說的!

(外面有人聲。)

方 這是什麼？

翟 (在窗口看看) 是一大批學生來了，

劉 是來慰勞我們來了。

方 好好。

林 哦，我還忘了告訴你們，政府接受了我們的要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賣國賊全被罷免了。

方 好好！

劉 好！這下子看那個王八蛋再敢賣國不敢！

(衆人都笑了。)

方 (又嚴肅地說) 不過，你們也不要太自滿，以為這就把一切都解決了。這是個精神上的勝利，是的，可是日本人的野心還是方興未艾，國家的禍亂仍要源源不絕而至。來日大難，林桐，爾祿，我們還要預備着吃苦，吃苦，吃苦到底呀！(又嗆咳起來。)

林 我知道，我知道。

媒 爸爸，您休息一下吧，你太興奮了。

方 不要緊，現在不要緊了！——要知道，一時的英雄好做，長期苦守才是真難，堅苦卓絕，那才需要最大的勇氣和毅力呀。（嗆咳。）

林 是的，是的。

（人聲已在門外。

劉 嘿，學生們全來了！

方 叫他們進來，叫他們進來……我要對他們說話……我要……（他喘息得說不出話，林和媒扶持着他。）

（幕 落）

第三幕

第一景

民國二十八年的春天，神聖的抗日戰爭有了一年又半的歷史。

林桐一直在那個大學裏做着教師，二十年如一日。只是教讀生活的辛苦，已經在他四十六歲的鬢角上留下了不少花白的頭髮。他精神依舊很好，兩隻眼睛依舊那麼烏黑，但是在態度上，舉止上，他顯出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的林桐——他是沈着多了，深厚多了，也更堅強了。並且在這之上，似乎也加入了爲一般人情世故磨鍊出的鎮靜。

他這時是在長沙新校址鄭楚雄家裏。自戰爭初起，學校即經過無數艱苦，遷來長沙，在距城不遠的一個小山坡上新建的學舍中，照舊維持這國家命脈的教育。

不過戰事一天緊似一天，武漢已經撤退，湖南省眼看也要遭受敵人鐵蹄的蹂躪，政府三告五申地發下命令來，要求各機關學校相機內移。然而交通困難，運輸無法，學校中正爲這件事躊躇未決。林桐爲這

件事來和現在已經作了他的系主任的鄭楚雄商量。鄭自從大學畢業後就出國到外洋走了幾年，回國後做了一陣子教授，又爲宦數年，始終不得志，才又回到母校作了教授，不久就做了系主任。在職位上林倒成了他的僚屬。他這時正跟林和同來的學生代表管和洪在裏面一間屋裏談着選校的事，其餘的三個學生代表在外面一間屋等着。

余載文蹲在門邊從鑰匙孔裏向裏窺望着。管和洪等的久了，不耐煩地躡在沙發上，比較瘦小一點的邢寄海倚在窗邊，向外面看。

權 (問余載文) 怎麼樣，老，這小子有答應的意思沒有？

余 (搖搖頭又說) 林先生跟老管還在跟他磨菇呢。

權 (跳起來) 管他呢，我們一齊衝進去！我們不都是代表嗎？

余 (攔阻) 不，不，小子你急什麼？權，你急什麼？老管叫我們等着的。

權 (忿忿) 你看，兩點了，老管跟林老頭子進去談了有半個鐘頭了。——我告訴你，整個學校裏的教授就數鄭楚雄這傢伙警扭。

邢（從窗邊搖過來）這件事——我看——是兇多吉少。

權（不理邢）老余，我根本就不同意你們這種做法，爲什麼要這麼求爺爺拜奶奶地找這位院長找那位主任地呢，教育部不是三番五次地打電報來叫我們搬嗎？學生會不是議決了走嗎？

余可問題是我們要大教授們也陪着學生踏着（抬起脚）這十一號車跑到昆明呀。

邢老權，你的性子總是這麼急，我的話還沒說完呢。我看這件事和鄭楚雄商量，根本是自討沒趣，他怎麼會肯離開長沙呢？

權怎麼？

邢怎麼你們不知道嗎，鄭楚雄追上了此地建國銀行總經理的小姐，快請吃喜酒了。

權真的？這傢伙太太死了還不到一年。

邢你想，這麼位嬌嬌滴滴的大小姐，鄭楚雄能讓她跟着我們從長沙走到昆明嗎？這種事，老實說吧，我們學生會上議決容易，要大教授們一體參加那簡直是做夢，要走

香港，坐大菜間還許差不離。

權 也不見得，老那林桐老頭子不就一口答應做我們的領隊嗎？林師母不也是和我們一齊走？

那 哼，要是學校裏的先生都像這一對兒，那倒好辦了。

權 我真不懂，爲什麼學校不叫林老頭子做院長做系主任？鄭楚雄是他的學生，反倒爬到他頭上去了。

余 林老頭子沒出過洋吃過麵包呀。

權 豈有此理！（坐在沙發上，又抬頭問）喂，邢寄梅，聽說鄭楚雄當初也追過林師母的，是不是？

那 對了，我也聽說過，那是二十年前五四運動時候的事。說是鄭楚雄挨刷了個整個兒的。

余 嘶——別說了——他們要出來了。

「門開了，鄭楚雄、林桐和管聲洪先後走了出來。

管聲洪也是這學校裏的學生代表，二十歲左右年紀，為人爽朗活潑，辦事認真，總是笑嘻嘻的一副面孔。家境不大好，身上一套舊學生服，脚上一雙帆布膠鞋，都是快要維持不住的樣子，而主人彷彿全然未暇顧及。頭上一縷頭髮不時抑垂下來，管聲洪極習慣地向後一仰頭，同時右手把頭髮向後一抹，又咧着嘴和人辯論起來。他這時正和他崇拜的林桐教授要求鄭楚雄贊同他們的徒步入滇的計畫。鄭楚雄也四十多歲了，鼻子上架起了一付白銀絲眼鏡，縳着眉頭由裏面走出來。

管（不耐地）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困難不困難，是該不該這麼做。

鄭（有些不快）Mr. 管，請你不要誤會，在原則上我是絕對贊成學校搬到雲南去的。這個學校留在長沙，於我個人並沒有什麼好處——難道我願意把學校留在此地，等日本人來炸嗎？

管 那麼，鄭先生爲什麼不能同意學生會的這個計劃呢？

鄭（向大家）不是我跟你們擺老，你們學生，你們青年人做事總是憑衝動，你們不知

道做事的難處。你們在學生會上隨便一喊：『徒步入滇，』慷慨激昂地說上一陣，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拍掌贊成，彷彿由長沙走到雲南是兩三個鐘頭的事情，彷彿這一路都像運動場上的跑道似的，墊得平平鬆鬆的。你們根本不會想到這一路要翻山越嶺，走上六七十天，你們沒有想到走一段路要吃多少苦頭。

管 這你可猜錯了，鄭先生，這一路的路線，地形，和整個的旅運辦法，我們學生會都選定了，人仔細研究清楚了。

鄭 (蔑視地) 哈哈，你們把事情看得好容易，我只問你們一件事，各人的行李怎麼辦？請問你們這些學生有幾個挑得動行李的！還有學校的圖書，儀器，設備，這一切的一切，又該交給誰管？

權 (忍不住) 我們已經有詳細計畫送到校務會議，鄭先生想必也看見過。
鄭 我看見了，你們想用幾輛卡車專運東西？

管 是的，就是爲了必須保存學校的圖書設備，所以全體師生，只好步行。

鄭 哈哈，幾輛卡車？你知道我們一年前從北平搬到長沙來，費了多少周折，花了多少錢？那時候的交通比現在要方便得多，還是那麼麻煩，損失了那麼多的東西。你問林先生，他是當時身臨其境的負責人。

管 所以這一次我們還要請林先生領隊。

林 呃！楚雄，我的看法是這樣。學校留在長沙是絕對不妥當的。武漢撤退了，敵機隨時可以來轟炸，課簡直無法上，工作無法維持，所以教育部一再要我們遷到後方去。既然非搬不可，那麼只有硬着頭皮，不管吃多少苦也是搬。學生既然自動地願意兩隻腳走到雲南，我以為學校沒有不接受的理由。

鄭 搬當然是要搬，可是總要慢慢地想個妥當的運輸辦法。可能的路線還很多，香港，廣州，都不是要穩當得多嗎？

林 但是那筆費用呢？學校現在拿得出嗎？再說我以為更重要的是這種精神表示。我們的大學生肯徒步六七十天走到雲南來維持國家的教育，這是可以引起國際間的

注意，全世界的同情的，我們現在不正需要這種注意和同情嗎？

鄭 當然，不過這——總要從長計議一下。好在仗打的還好，長沙一時還不會有什麼危險。你們用不着怕。

林 (不悅) 楚雄！你難道也和別人一樣，以為我林桐是胆怯，想溜到後方去嗎？

鄭 (連忙改口) 哦，當然不是，你不要誤會，林先生，你不是個胆小的人——我怎麼會忘記了你二十年前在天安門打巡警的那種勇敢呢？(兩個人都笑了。)

鄭 (向莫明其妙的管解釋) 那是五四運動時候的事情。

林 爲了那一下，他們在拘留所關了我五十天。

(大家都笑了。)

鄭 你們還有不知道的呢，林先生從拘留所出來，就跟林太太求婚，那股勇氣比天安門打巡警還要來得大呢！

(大家又笑了，空氣鬆弛了下來。)

鄭 真的，怎麼好幾天沒有看見爾嫫了？

林 她是整天的忙，這兩天又在忙着辦難童收容所的事情。不過她今天倒在家裏。

鄭 怎麼樣，爾嫫也和學生一路，走到雲南嗎？

林 （笑笑）我去的地方，爾嫫沒有不去的。——（又加上說）不瞞你說，這條路我的十八歲的女兒都走過了。

鄭 哦？小嫫什麼時候的事？

林 就是最近的事，她們那個宣傳隊就走的這條路，就要到長沙來了。

鄭 哦？

管 怎麼樣，鄭先生現在理學院的胡院長是贊同這個計畫的，法學院的孫院長沒有意見，就全看鄭先生這方面怎麼樣了。

鄭 （爲難）這——你們，你們這麼把全部責任放在我個人的身上，——是相當的——
權 鄭先生，您不要猶豫了，我乾脆告訴您吧，學生會的議決案是：假如學校能夠同意這

個事最好——

鄭 不然呢？

權 不然；我們還是一樣地要走。

鄭 哦哦。那麼林先生你——

林 大家要我做事，我沒有權利推辭。

鄭 （沒了主意）那那！

管 鄭先生，您就答應了吧。

鄭 （又想了下）那，那或者等我去和校長商量一下看吧。

〔管還要說，林止之。〕

林 這樣也好。

鄭 我總幫你們說話就是了。

管 謝謝鄭先生，我代表全體學生向您致謝，不過事情越快越好，我們來的時候看見校

長坐轎子上山去了，鄭先生最好能現在就去看他，馬上解決一下。

鄭 那又何必這麼忙？

林 事情倒是越快解決越好，趁天氣還不太熱，三月天行李又簡單，路上好走。

管 學生會議決的啓程日期是四號——下禮拜一。

鄭 你們連日子都定好了？

管 鄭先生就請辛苦一趟吧！

鄭 （無可奈何，笑了一笑，屈服了）林先生，這位管的脾氣，倒真有點像你二十年
前初到這個學校來的時候呢！

（他整整衣服預備走了。）

管 鄭先生，我們就在您這兒等您的好消息，可以嗎？

鄭 （只好如此）好吧，林先生，你請坐一坐。（剛走到門口，他又回來）對不起，管，

你的名字是——？

管 管聲洪，聲音的聲，洪亮的洪——管保聲音很響的意思。

鄭 (笑着走到門口，望望外面) 今天天氣這樣好，說不定又會來警報呢！(下)

權 嘿，好不容易，總算把他說得去了。

管 真是好不容易，老權，還虧得你單刀直入來了那麼一下子。

林 可是諸位同學，說走是說了，真走起來事情可是的確不簡單啊！

管 那我們曉得，我們是都預備了吃苦的。

余 可是老管，你剛才對鄭先生講胡院長孫院長都沒有問題了，這張空頭支票可是——

權 真的，不知道他們那幾個代表進行得怎麼樣了？

邢 哼，我看是凶多吉少。孫院長那個人——

權 老余，我們看看去，好不好？

管 也好，你們三個去探聽探聽消息，我陪林先生在這兒等。

權 好，我們走。

〔權余那三人下，林坐下拿起本書看，管在屋內踱着。〕

管（忽然想起什麼）林先生。

林 唔？

管 剛才鄭先生說我的脾氣很像您年青的時候，是真的嗎？

林（笑）這，你要問鄭先生。

管 我們也常聽老學生們說……

林（打斷他）咳，你不要聽他們那一套，學生們總愛把先生添油加醋地描寫描寫，一會兒把我說成個兇神惡霸，彷彿整天拿着個鞭子趕他門，一會兒又把我說成個苦口婆心的老菩薩，有求必應。前天我還聽見一個學生給我起外號叫霹靂火——咳，其實我現在脾氣好多了。好多了。

「外面有個女孩子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又有一個男孩子在跟着學，唱到近處時，突然停了。」

林 這是 Bobby 呀。

（這時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牽了一隻小黑羊倒退着走人。那羊一面咪咪地叫着，不肯進來。）

男孩 走呀！你走呀！

管 哦，Bobby 來了！

「爾來隨上。她今年也已經就要過四十歲了。粗看起來，她還是二十年前那種風度和神采。碩長的身材，還走那麼挺拔。永遠在微笑着的圓圓面孔上雖然多少看出了一些年紀，但是一看就認得出還是二十年前那個活潑的女孩子。她的態度舉止，處處表示出她婚後的生活非常美滿，至少在內心上，她感覺到十分滿足。兩個孩子的孕育和撫養的辛苦，以及最近的遷徙流亡，都被她的精神生活的愉快一一補償了，不會在她身上留下什麼痕跡。她手裏拿着一條縫補的褲子，笑嘻嘻地跟在她的兒子後面進來。」

媒 走呀，Bobby。

林 噢，爾媒，你們怎麼也來了？

Bobby 爸爸爸爸，你看他，他不肯走。

管來，我幫你拉他。

媒 桐哥，怎麼樣？

林 他去見校長去了。

媒 有希望嗎？

林 （看看管）我想總有希望吧。——你拿着這條褲子幹什麼？

媒 是呀，我正在家裏坐着，說難得今天閑着沒事，找點活計做做吧，才翻出這條褲子，就

聽見……

Bobby 媽！不許說！不許說！

媒 （吐吐舌頭）呦，我倒忘了，差點兒說了出來。

林 什麼事，你們這麼鬼頭鬼腦的？

媒 桐哥，我有一個好東西給你。

Hobby 一個頂好頂好的東西。

姝 是你最喜歡的。

林 是什麼呀？快說吧。

Bobby 不行，爸爸，你閉上眼。你閉上眼，我喊一二三，你再睜開眼，你就看見這個頂好頂好的好東西了。

林 （一把抱起兒子）你就是我的頂好頂好的好東西！

Bobby （掙扎下地）不，爸爸，來嗎，閉上你的眼睛。

林 （無可奈何）好，好。（閉上了眼。）

Bobby 可不許睜開呀！（他溜到門邊，向外做着手勢。）

姝 喊啦，一——二——

〔在她喊着的時候，小姝、林桐和爾味的十八歲的女兒——從外面笑嘻嘻地躡着腳走到他面前。她面龐圓圓的，和母親非常的像，只是被太陽晒得紅黑紅黑的，正在發育的身體顯得十分壯實。她穿着一件草綠襯衫，外罩一件藍布工衣。短髮垂肩，手上捧着一個不算小的炸彈。〕

〔爾向小禾作着手勢，叫她坐在父親膝上。〕

Bobby (着急地) 不要說話，姊姊，不要說話！

小媛 (急忙喊出) 三！

〔但是她三字還未出口，林桐已經一把抱住了小禾。〕

林 小媛！小媛！是你回來了，小媛！

小媛 唔，不算，不算！弟弟說出來了，不算！

Bobby 不算，哈哈！

〔一家人都在笑，連管解洪也在一旁咧着嘴傻笑。〕

林 孩子，我的孩子，你什麼時候回來的？哎，你胖了，爾媛，你看她胖了！胖多了！

小媛 是呀，你看她晒得這麼黑炭似的！

小媛 (把炸彈塞在林手上) 爸爸，給你！

林 這是什麼？

小嫫 炸彈!

林 哦!

小嫫 我送你的!

林 送我顆炸彈?

小嫫 (笑) 哈哈, 不會炸的。這個呀是我們宣傳隊在衡山附近的時候, 有一天正好敵機來轟炸。這顆炸彈嘍的一聲正落在我的旁邊, 離我還不到三尺遠!

林 哦!

小嫫 可把我嚇暈了!——咳, 真運氣! 它沒有炸! 後來他們挖出來了, 就把它送給了我。

(林桐緊緊地抱住了女兒。)

林 孩子, 我的孩子!——爾嫫, 你看看, 這夠多危險!

嫫 是呀! 我正在家裏替你縫褲子, 忽然聽着她在外面叫『媽!』『媽!』我三脚兩步跑出來一看, 是我們的女兒抱了個大炸彈回來了!

〔衆人又笑，那個羊也大叫不已。〕

Bobby 討厭，不許叫！

林 來，來，小姝，你跟我說說這一路的事，我們快有一年沒見面了。哎呀！又高了一大截子。
姝 可不是嗎，她事變之後就跑出去了。

〔羊又叫。〕

姝 Bobby，你把羊牽出去玩一會兒，爸爸跟姊姊談談。

Bobby 他^們不肯走！

管 來，Bobby。我幫你牽。

林 唔，我倒忘了，這位是管聲洪先生，這兒的同學。這是我的女兒小姝。

〔小姝和管見禮。〕

管 走罷！Bobby。

Bobby 我不叫 Bobby。我叫林小桐。

管 是呀，Bobby。

Bobby 不，Bobby 是我爸爸跟我媽媽叫的，別人得叫我的學名，林小桐。

小蘇 我呢，Bobby？

Bobby 你（想了一下）——好，許你叫我 Bobby。

蘇 好了，好了，去吧。

〔Bobby拉着羊，幾乎跟正走上來的翟順碰在一起。翟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頭髮都斑白了。他拿着一封信上。〕

翟 呦，小少爺！

Bobby 翟順，翟順，幫我來喂羊，幫我來喂羊！

翟 好，就來，就來。

〔管與Bobby上。〕

林 翟順，翟順，你看我們的小姐回來了。

翟 是呀，簡直地變了個女兵了。這兒有林先生一封信，郵差剛送來的。

〔把信遞給林。〕

姝 我們就回家去吧，小姝回來連臉都沒有洗呢，我就把她拖來找你了。

林 也好，翟順，你到校長家去一趟，告訴鄭先生說我先回家去了。

翟 是，（下。）

〔姝拿起補的褲子。〕

林 你翻出這條褲子來幹什麼？

姝 你還認得它嗎，桐哥？

林 （認了一認）哎喲，這是……

林 是的——（對小姝）這是你爸爸頭一次到我家裏去穿的那條褲子。

小姝 就是那條褲腳被自行車撕破了的？

姝 對了，對了。

小嫫 嗚，爸爸準是故意撕的故意撕的！

林 瞎說！瞎說！（向嫫，譴責的口吻說）這些事你也告訴孩子們！走吧，我們回去吧。

小嫫 爸爸，別忘了炸彈！

嫫 還有信。

（他們還未走出門，覆頓自外上，遠處有鑼聲。

小嫫 這是什麼聲音？

霍 林先生，小姐，快回去吧，外面放警報了。

林 什麼，又有警報了？

霍 旗子已經掛起了好半天，聽說就要放緊急警報了。

林 哎呀，怎麼誰都不知道？

嫫 Bobby！Bobby！Bobby 還在外頭玩呢！

小嫫 我去抱他去！

〔小嫌下。〕

林 我們快走吧。

嫌 回家嗎？

林 回家怕來不及了，快點往山上走吧。

嫌 我連門都沒有鎖呢——

〔外面響起一片緊急的鑼聲。〕

林 緊急了！已經緊急了！快點走吧！

嫌 （一面跑着，一面說）小Bobby！小Bobby！誰去抱小Bobby！

林 翟順，你去找找他們，告訴他們我們往山上去了，叫他們也來。

翟 是。

〔林扶着嫌急下，翟隨下。空場片刻，鑼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了。權、余、邢三人一路叫着跑進來。〕

權 管聲洪！老管！林先生……

〔三人上。〕

權 咦，哪兒去了？

余 一定是已經走了。

邢 我們也快走吧，你聽，飛機都聽見了。

權 怎麼攪的？這個警報怎麼放的？

邢 哎呀，你就快走走吧，我的權二太爺！

〔三人匆匆下。又空場片刻。管聲洪抱着 Bobby 急急忙忙上。小姝追在後面。〕

管 咦，人呢？

小姝 剛還在這兒的。

管 那一定是回家去了，我們快追吧。

小姝 好。

Bobby 我的羊！我的羊！我要我的羊！

小姝 緊急警報了，Bobby，等解除了再給你找吧。

Bobby 不！不！我要我的羊！我要我的羊！

「飛機」經隆隆地像雷一樣在頭上響起來了。

管 哎呀，你聽飛機已經到了！

小姝 怎麼這樣快？

管 不知道，一定又是警報放遲了！

Bobby 我要我的羊……我的羊……

管 不要喊了！這時候不能再喊了。警報總是管理不好！總是管理不好！

小姝 我們快出去，屋子裏呆不得，我們還來得及回家嗎？

管 不行了。來不及，——飛機已經到頭上了。

「飛機」果然更隆隆地響得厲害了。

小姝 快，快跑到外面去！

「但是他們還未拔脚。忽然一陣尖銳的響聲，跟着轟隆一聲，一個炸彈在不遠處落了下來，房子震得格格地響。小傑熟練地臥倒在地下。

管 桌子底下！小傑，桌子底下！

「小傑爬到桌子底下去，管聲洪把Bobby也塞了進去，這時候他已經嚇得不敢喊要羊了。管爬在沙發後，面飛機隆隆地響着，約莫又一分鐘，又開始投彈了。炸彈接二連三地在遠處近處落下來，爆炸聲，房子倒塌聲……亂成一片。室內人伏在地上，連呼吸都停止了似地等着，等着……

「漸漸地轟炸停止了，飛機聲也慢慢地遠了遠了……

管 (慢慢爬起來) 走——了！

小傑 (爬出桌子) 走了嗎？

「管又側耳聽着，一面作勢叫她不要出來。

小傑 (也側耳聽着) 是走了。(擦着臉上的土) 噯！

管 真扔了不少炸彈！

〔外面劈劈拍拍的聲音，人聲也漸漸嘈雜起來。〕

管 這是什麼聲音？

小嫫 是燒火！

〔她一面說着，一面跑到窗口去，管也跑了過去。〕

小嫫 哎呀！燒起來了！四處都燒起來了！

管 哎呀，不得了！學校到處都中彈了！

小嫫 那，那是什麼地方，那個火頭最高的？

管 那是東宿舍。

小嫫 東宿舍？

管 噫！

〔小嫫掉頭就往外跑。〕

管 你哪兒去？

小姝 我爸爸！我媽媽！

管 哎呀，對了，你家就在東宿舍！——不，小姝，你別去，我去。

小姝 我——

管 你看着 Bobby，我去！

〔管跑了出去又回來。〕

管 你別離開這兒，這是一座單獨的房子，比較安全！

〔管掉轉頭又跑了。小姝在屋內來回轉。Bobby嚇呆了，牽着姊姊不說話。〕

小姝 Bobby！（Bobby還是呆看着她）Bobby！（Bobby還是不動）Bobby，你怎

麼啦！Bobby！Bobby！你說話呀！Bobby！Bobby！林小桐！

〔忽然Bobby哇地一聲哭起來了！〕

小姝 哦，好了！好了！不哭，不哭！Bobby，你不要哭了！媽媽，爸爸，他們——

〔她正預備跑出去，林桐扶着氣急敗壞的爾姝上，翟穎跟在後面。〕

霍 哦，在這兒呢！

〔爾來一看見小姝和Bobby，便命也不顧地跑過去一把抱住了。〕

姝 哦，Bobby！小姝！……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我的乖我，我……我……（她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Bobby 媽！媽！

林 好了，好了，人都在，這就好了！你們什麼時候來的？

小姝 我一到拐角上就看見Bobby，管先生正抱着他往這兒趕，來了你們又走了！

林 管先生呢？

小姝 他去找你們去了。

林 霍順，你去找他——不，我跟你一起去。

〔還未出門，管已經來了，跑得滿頭大汗。〕

管 哦，謝天謝地，你們都在這兒！

媒 謝謝你，管先生，謝謝你照應我的孩子。

管 您別客氣，林太太，不過——

林 怎麼樣？

管 （搖頭）你家裏——

林 不，我是問你「人」，學生都安全嗎？有沒有什麼死傷？

管 還好，大家都跑得快，還沒有聽說有什麼，不過校舍一大半都起火了，您家裏——恐

怕——

媒 怎麼樣？

林 全燒光了嗎？

管 恐怕是沒有希望了，東宿舍那一帶全燒上了，救火的都進不去。

〔林與爾默默然。〕

管 學校到處都被炸了，整個山頭都落了彈。只有幾處沒有挨上，像這所房子，簡直是例

外而又例外。

〔大家不響。〕

媒 (呆了半響) 桐哥現在我們唯一的產業——(舉着那條褲子)就是這條褲子了!

〔林桐走過去，輕輕地拍着爾柔的肩，爾柔把頭垂在他胸前。〕

Bobby (又哭起來) 我的羊!我的羊!我要我的羊……

管 你的羊——炸死了!我剛在路上看見——

〔Bobby 更大哭起來。〕

Bobby 我要羊……羊……

林 翟順!翟順! (他揮手叫翟順抱 Bobby 出去)

〔翟抱 Bobby 下。〕

林 你記得嗎，爾媒，二十年前你父親臨終的時候說的「來日大難」——這種日子現

在可不是到了嗎？

〔林扶着成坐在沙發上，小采本伏在窗上看著的，忽然回過頭來。〕

小媛 管先生，你住的地力——你去看了沒有？

管 （這才想起）哦，我倒忘了！

林 快去看看吧。

管 好，我去看一下再見！

〔鄭楚雄自外入。〕

鄭 （看看房子，鬆了一口氣）哦！運氣！（又看看衆人）哦，你們都還在這兒？

林 是的，看看只有你這兒沒有壞，就跑進來了。

鄭 不要緊，不要緊。（又看看房子）真是運氣！運氣！（看看低頭坐在沙發上的爾媛）

爾媛——

〔林作勢止之。〕

管（等了一下，驚不住）鄭先生。

鄭 唔？

管 搬家的事校長怎麼說？

鄭 這還有什麼怎麼說？現在不搬也得搬了！

管（大喜）真的？

鄭 學校的房子都炸光了，不走怎麼辦？

管 林先生，我們成功了！

林（點頭）是的，可是想不到是這樣子成功的！

管 我去告訴他們去，（跑到門口，又站住）這下子倒乾脆，行李問題也解決了。（下）

鄭（搖頭）唉，這幫學生！

小嫫 爸爸，就要到雲南去嗎？

林（看着爾嫫）是的。

媒 (嘆了一口長氣) 唉!——只要人都在,就謝天謝地了。(她又抱住了小媒,馬上又

想起來) 可是,小媒,我們一走,你不是又——

林 你們宣傳隊什麼時候走?

小媒 (想了一想) 不,爸爸,媽媽,我不走了!

林 你,不走了?

小媒 我跟着你們一塊兒上雲南去!

林 真的!

小媒 嗯!爸爸,我早就想過了,我要攷大學唸書了!

媒 哦!(她高興得把小媒摟在懷裏。)

林 好的,好的。可是你,你怎麼知道我們要上雲南?

小她 管先生告訴我的!

鄭 (看着林) 林先生,你捧的是個什麼?

林 炸彈！

鄭 什麼！

林 哦，不會爆的，這是小妹帶回來送給我的。

鄭 哦。

林 哦，對了，這兒還有封信呢。（他把信拆開。）

誰 是誰來的？

林 施——佑庵，這是施運嘉的別號呀！奇怪！

鄭 施運嘉？他不是在北平做了偽官了嗎？

林 是呀，他給我來信做什麼？（讀信）哼！

妹 他說什麼？

林 看樣子他是做了什麼文化協進會的會長了。

鄭 哦？

林 (向小嫫) 爾嫫，你看他可笑嗎？他來信約我去做校長。

小嫫 爸爸！你怎麼答覆他？

林 (把信撕碎) 就這麼答覆他！爾嫫，明天我們去買幾雙結結實實的鞋子，好隨着大家，一齊走到昆明！

〔他把信從窗口扔了出去。〕

(幕落)

第二景

兩個月後，由湖南入瀨的大學徒步隊伍沿着公路發展，已經走了一個多月。曠行夜宿，備極辛苦。林桐負領隊總責，舉凡飲食、醫藥、交通、人事，無一不要親自照料，真是不勝劬勞。幸得他的夫人方醫士和他們健壯的女兒小一，一路協助他，還有學生的信任和他們的代表管的熱誠，使他身體雖然勞苦，精神却是非常快慰。不幸在已經走下全路三分之二的時候，他的小兒子Bobby忽然病倒了，像是瘧疾，病勢非常之重。林夫婦焦急異常，幸而這一晚趕到一個較大的鎮市，他們找到了一家客棧一類的旅舍落脚。

就在這家旅店的一間陰暗潮濕的屋子裏，在一張木板床上，躺着燒得很厲害的Bobby。癱坐在他身邊哄他入睡。她頭髮蓬鬆，面容憔悴，這兩個月的工夫，她像老了一歲。小坐在一張油膩的竹方桌前，就着那盞不情願地放着昏黃的光芒的油燈，在寫日記。她不時地用手拍腿上的蚊子。

室內靜悄悄的。但是外面却是嘈雜異常，搬東西的聲音，說話的聲音，腳夫爭論的聲音以及腳步的聲音，吵成一片。有兩個學生嘴裏哼着：「沒有槍，沒有砲，敵人給我們造……」從窗前走過。

又有一個人跑着喊：「九十八件……下來九十八件了……第二組點行李呀！」接着好多人喊：「第二組，第二組……」Bobby 驚醒了，哇哇地哭了起來。爾來哄着他。

小嫫 討厭！這些人真討厭！

爾嫫 小嫫！他們不忙行李，你睡什麼？

小嫫 他不會低點兒聲音？

〔人聲漸漸走開。Bobby 又慢慢睡着，小嫫仍寫着日記，口中無意地哼起「沒有槍，沒有砲」來。爾來輕輕地站了起來。小嫫立即聽到了，回頭問。〕

小嫫 媽，您哪裏去？

嫫（低聲）我去弄點開水，Bobby 醒來了要喝。

小嫫 我去弄。（她站起來接過母親手裏的熱水瓶）睡着啦？

媒 嗯，總算睡啦。

小媒 還發燒嗎？

媒 （憂慮地）總是不退。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擺子。

小媒 王醫官不說是嗎？

媒 他又說是又說不是，不清不楚的。

小媒 不要找他看了，他們說這個王醫官是個飯桶，就知道吃飯。（拍了一個蚊子）又一個！

媒 又有什麼辦法呢？又到哪裏去找別的醫生呢？——（又自言自語的）也怪，擺子應該發寒發熱的，怎麼燒起來老不退呢？——您看嘴唇皮都燒乾了。

小媒 （看着床上）今天吃奎寧沒有？

媒 吃是吃了，王醫官說要打針，可是針——

小媒 全叫爸爸給他們那些人用完了，是不是爸爸真是！

媒 (譏賈地) 小媒! 人家病了當然要儘人家用。只怪事先沒有想到有這麼多擺子。沒有多帶一點兒。

小媒 (看着床上) 弟弟——真可憐!

媒 唉!——總算運氣, 今天晚上趕到了這個鎮上, 住到這麼家客店。要是像前兩天不巴村後不着店地住帳篷可就更麻煩了。

小媒 準是路上蚊子咬的, 這一路蚊子真凶!

媒 唉! 但願他早點好就好了, 還有二十多天的路要走呢!

小媒 媽, 您也歇息吧。

媒 不, 我不累, 我抱着 Bobby 在卡車上坐了一天, 還累什麼?——唉, 倒是承他們學生們的情。

小媒 (四處找) 媽, 我的傘呢?

媒 在這兒, 我收起來的。(彎腰從床前角落裏取出一把傘) 看你這丟三拉四的, 總是

到處亂扔！

小姝 （接傘在手忽然注意到母親的頭髮）媽，你的頭髮怎麼白了？
小姝 是嗎？

小姝 嗯，邊上，白了好幾根了。

〔柔低頭不語。〕

小姝 媽，您今年多大歲數了？

小姝 這孩子，連媽的歲數都不記得了！

小姝 （不好意思）我，我忘了。

小姝 下個月我就過四十歲了。

小姝 （呆了一陣，忽然一把抱住母親）媽，您太苦了！您——

小姝 怎麼啦！放開我！——小姝，你是怎麼啦！

小姝 （擦着眼淚）我聽翟順說的，您年青的時候——

小嫫（止之）不要說這些，小嫫，不要說——

小嫫 可是您現在爲什麼要吃這種苦呢？

小嫫 現在現在誰不在吃苦？你不在吃苦嗎？你父親不在吃苦嗎？這三百多個先生學生，不在吃苦嗎？

小嫫 可是，媽。

小嫫 不要說了，別讓你爸爸聽見這些話，他已經夠煩的了！——來，熱水瓶給我。還是我拿去，我就便看看晚飯怎麼樣了。（走到桌前，拿起椅上一堆衣服）還有這些衣服，也要趕着洗出來烘乾，明天一清早又要開拔了。

小嫫（一把搶過）不，媽，等會我去洗。

〔小嫫拿着傘走到門口。〕

小嫫 雨還在一下嗎？

小嫫（埋怨地）那裏會停？走了四十三天了，也沒停過一天！

唉，總要停的，雨總要停的！

〔幕下。小潔在房子裏徘徊了一陣，又坐到桌前，挑挑油燈繼續寫日記。林桐打着一把雨傘，拿了一盞馬燈上。〕

小潔 爸爸，你怎麼才回來？

林 我要替他們幾百人解決今晚的住處呀。你母親呢？

小潔 去弄開水去了，——爸爸，你洗臉不？

林 （摸摸鬍子）好。

小潔 我去給你打水。（拿了臉盆欲下）你把鬍子刮刮吧。又有五天不刮了吧？

林 Bobby 睡着啦？

小潔 嗯。

林 （憂慮地）他——好了一點嗎？

小潔 還在燒呀，一直就沒有退。

〔林綳着眉頭，看看床，又看看屋子。〕

小姝 爸爸，我要換間屋子才好，這間屋子又黑又濕，病人怎麼能住呢？

林 （搖頭）不，這就夠好的了，這已經是這兒最好的一間屋子，他們學生客氣，特別留出來給我的，我已經覺得很不安了。（小姝欲下）小姝，你倒是隔開一點兒好，這兒蚊子多，Bobby 怕的是擺子，你小心傳染。

小姝 我我不要緊。

〔小姝下。〕

〔林伸了伸腰，坐在凳子上，他是疲倦了，用手支了頭坐着。〕

〔稍頃，管聲洪自外入，一只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另一只提着一雙草鞋，他滿臉都是長長的鬍鬚。〕

管 林先生。

林 （驚起）誰？！聲洪，是你進來進來。

管 （走進來）小姝呢？

林 她給我打洗臉水去了，——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

管 一雙布鞋，三雙草鞋，小嫫託我買的——就請您交給她吧，（一面解開紙包。）

林 怎麼？小嫫的鞋又壞了？

管 是呀，一個星期一雙布鞋，一天一雙草鞋。

林 （接鞋在手）什麼，小嫫有這麼大的腳？

管 （失笑）是呀，她的腳比我的差不了多一點兒（又接過鞋）小嫫鞋子穿得費，可也有一樣好處，她的腳不破。現在這三百多人裏，大概就她一個腳沒破了，我說她的腳是鐵打的。（笑。）

林 她是跟宣傳隊走慣了。聲洪，你的腳怎麼樣？

管 還好，還是破了那兩塊。（把鞋子包起）現在東西真貴，這麼雙布鞋子居然要賣六塊法幣，物價漲了總有兩倍。

林 誰知道，只要不一雙鞋子賣六十塊錢就好了。——怎麼今天的晚飯還沒有開出來？

都快八點了。

管 是呀，我也正爲這件事要找您。膳食股在吵米不夠，財務股又說預算已經超出了，不
付出錢來。兩邊正在吵呢！

林 那不行，吃了飯休息要緊，明天天亮要趕路。先在街上店裏買一部份飯吃好了。

管 就說的是呀。街上先到了那六輛大卡車，他們把幾家店裏的飯都吃光了，店家又不
肯再煮。

林 哦？我去看看去。

管 （追着說）還有第三組床舖不夠睡，也在吵——

林 好。

管 還有第二組又有兩個實在腳爛得不能走了，明天卡車上怕擠不下。

林 好，我去想辦法。

管 唔，還有。

林 慳？

管 邢寄梅他們幾個——他們在埋怨——

林 埋怨？

管 我今天早晨聽見他們說起離隊的話。

林 離隊？那不可以！我去看看去。

〔林提了馬燈就走，小嫫打水。〕

小嫫 爸爸你哪裏去？水打來了。

林 我就來。（下）

小嫫 這個爸爸！（放下臉盆，瞪了管一眼）又是叫你逼走的！

管 （有點傷促）小嫫，你的鞋買來了。

小嫫 哦！我看。

管 真對不起，這個鎮上買不出好樣子來，就只有這種土布鞋，（拿出鞋來）你看。

小嫫（拿着鞋看了看）蠻好！（立刻脫了腳上的鞋，試了一下）正合適。（把那只也穿上了）咳，好舒服！

〔管掩不住心頭的高興，但一時找不出話來說。〕

小嫫 我爸爸又做什麼去了？

管 又去看晚飯去了？

小嫫 真的，今兒怎麼還不開飯？隊伍到了有一個多鐘頭了，我的肚子餓的直叫！

管 米不夠了，正在吵呢！

小嫫 又是爸爸的事？

管 什麼都是林先生的事，我們這幾百人全靠了他。

小嫫 爸爸真偉大！

管 是的，我們都是這樣想。

〔又沒有話說了，管聲洪那點兒個促慢慢地傳染給了小嫫，這個一向豪放無女孩子氣的姑娘，現在

也開始有點不自在了。

管 Bobby——呢，林小桐，你弟弟的病好了點嗎？

小媛 還在燒，真是，怎麼辦呢？管——管先生？明天還要走路。

管 明天是不是休息一天好？我剛才還在和權衡他們商議，大家都覺得林先生的孩子病着，不好意思拖着走，好在這個鎮市還相當大，不如息一天再走。

小媛 是真的嗎？那那太好了——（又想了一想）不過沒用，爸爸準不會答應的。

管 我們也想到了，所以預備不提你弟弟的病，只說是大家太疲乏了，要求休息一天。

小媛 真的？哎呀，你們真是——真是太偉大了！

〔管更催促了。〕

管 那裏，那裏，林先生才——

〔小媛突然坐到桌前，又寫她的日記，管站在一邊望着她，只是傻笑。〕

管 你——你在寫什麼？

小嫻 我在記日記。

管 你每天都在記嗎？

小嫻 聽。

管 怪，我也記過，總是記不上兩天就停了，我老想不出來寫什麼，我真不懂你每天哪來那麼些話說。

小嫻 你要知道我記的什麼嗎？要我唸一段給你聽聽嗎？

管 好，好。

小嫻（讀日記）『這一年來，我在戰區裏跑，在敵後做工作，在所有危險的和非常的地方出人爲的什麼呢？爲的想着接觸到一些偉大的事實，看到一些偉大的人物呵，當然了，我不能說我沒有看到。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呀，可是我絕對沒有想到呀，最偉大的事實原來就出在我們的朋友們當中，最偉大的人物就出在我家庭裏呵！這個徒步的長征，我以爲在精神上呀，在行動上呀，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勇敢的壯舉呵！』

至於這個偉大的人物，是誰呢？那就是我的父親呀！

管 好好！就是呵！字跟呀字似乎多了一點。

小媒 我方才又加上了一句：『就是我的母親呀！』

管 對對！

小媒 管聲洪，我真得感謝你，告訴我許多關於我父親的事。你看可笑不，我是他的女兒，知道的還不如你多。

管 （也已經忘了他的偏僻）我是因為和他接觸的多。我差不多不論上課下課都黏着他，我有點兒着他的迷，我——我崇拜林先生。

小媒 真的？

管 嗯，我們都有點兒氣憤，為什麼林先生在校裏二十年，還是一個教授。鄭楚雄是他的學生，就因為吃過一點洋麵包，什麼也不靈，反倒做了院長系主任呢？

小媒 咳，真的，那位鄭先生有消息沒有？你不是說他留在長沙等結婚嗎？

管 已經結了婚了。昨天聽理學院的蔡先生講的。他們預備坐飛機到昆明，說不定比我們還先到呢。

小姝 哼，真不公平！

管 不公平的事兒多着呢。小姝，你只要想規規矩矩做點事情，你就可以發現這個社會有多黑暗，多不公平，多——缺德！你看我們幾百個學生在路上辛辛苦苦地走，林先生孩子病了都得走，可是鎮街上停的那六輛大卡車你看見了嗎？

小姝 嗯，那是幹什麼的？

管 什麼運輸公司——哼，還不是發國難財的！

（管邊說邊在頸下和耳根後抓搔着。）

小姝 你抓什麼，像個猴子似的？

管 癢，鬍子裏頭癢。

小姝 活該！誰叫你們都不剃鬍子！

管 剃那可不[!]行！現在全隊只有權衡一個人比我鬍子長，我非賽過他不可[!]

小嫫 你們長這麼一臉鬍子，將來到了昆明，人家不要認做是山上的野人到了[!]哈

哈……

〔爾琛打着傘抱了熱水瓶上，翟順端着一大油盤的飯和菜跟在後面。〕

嫫 你笑什麼？小心吵醒Bobby！〔回頭向翟〕你看準了是他嗎？——哦，管先生在這兒

管 我，我來送鞋給小嫫的。

嫫 哦——〔向小嫫〕你爸爸還沒回來？

小嫫 回來了，又出去了，我給他打的臉水還沒洗呢。

嫫 哦。

小嫫 翟順，你怎麼把飯端進屋來了？今天不在一起吃嗎？

翟 （看看管）呃，我，管，我端進來了。

嫫 （又想起方才的事）翟順，你真的看準了是他嗎？

翟 不會錯，他還跟我說了話的。我先看着他像，不敢招呼，倒是他一眼認出我來了，他說：『哈囉，翟順——你還認得我嗎？』

媛 哦？他怕也老了吧？

翟 老了，老了，人好像變了，穿着馬禪皮靴，倒像車站上的人，不像早先那麼整整齊齊的了，——矮倒還是那麼矮。

小媛 媽，你們說的是誰呀？

媛 婁國棟——你不知道，也是早先在這個學校裏教書的，你沒出世他就離開了。

小媛 怎麼，他也在這兒？

媛 方才翟順在街上碰見他的，說是跟什麼運輸公司來的。

小媛 哦，管聲洪，說不定你剛說的那六輛卡車就是他的。

〔林桐回來，正聽到末一句話。〕

林 卡車？卡車是誰的？

媛 哦，桐哥，霍順剛才在街上碰見一個人，你猜是誰？

林 一個人？就是有這六輛卡車的？

媛 嗯，你大概都不會記得他了！

林 那六輛卡車是同利運輸公司的，可是這個人是誰呢？

媛 婁國棟，你想不到吧？

林 哦，他？

霍 （把菜擺好）他問你們的房間，說等會兒要來看您呢。

林 哦。——Bobby沒有醒？

媛 沒有，他這一覺睡得倒還好。——你要不要躺一會兒？

林 不，我不累。（看看桌上）霍順，你怎麼把飯端進屋裏來了。（翠看着媛不敢響，）咳，

今天怎麼有這麼多的菜？

霍 這是——呢——

媛 這是翟順客氣，說你太辛苦了，他買了幾樣菜來請請我們。

翟 小意思！您一路上沒吃好。

林 （感動）翟順，真是謝謝你，不過還是不要單開飯的好。

媛 桐哥！

林 大家一路走就要大家甘苦一樣，我第一批吃已經很不安了，那裏可以——

管 林先生，這沒有什麼關係的。菜是翟順添的，您何必——

小媛 爸爸！您不答應，翟順要難過死了。

林 爾媛，不是我別扭——（爾媛不響）——好吧，翟順，你把買的菜放在此地，我們等

會吃。飯還是拿到外面和大家一道開。聲洪，等會請你來一道吃吧。

〔翟順無可奈何，把飯端出去了。〕

管 好，那我先走了，還要點名呢——哦，林先生，米的問題解決了？

林 解決了，我到鎮公所去借米，咳，碰巧了，這個鎮長又是我教過的學生。

管 第三組的床鋪呢？

林 一齊解決了，睡鎮公所。

管 邢寄梅他們——？

林 我和他們談過了，沒有問題。

管 那太好了。我去看他們去。

〔管欲下。

小姝 咳，管大鬍子，你怎麼丟三拉四的？

管 唔什麼？——（想起來）哦，哦——林先生，還有件事跟您商量一下。

林 什麼？

管 我們幾個學生代表剛才商議，覺得這十幾天走得太累了，想要求您同意——

林 我知道了。

管 您知道了？

林 方才權衡已經對我說了。

小姝 (高興) 爸爸，明天不走了？

林 不，我們出發時公議的，不能爲了個人的私事耽擱。

管 (失望) 怎麼？

林 權衡已經說了實話，你們是看 Bobby 病了，想等我一天，是不是？

管 (語塞) 咳，權衡這傢伙真不會說話！

林 聲洪，你們這種好意我很感激，可是我不能這樣做。

姝 桐哥？

林 我是領隊，假如我有一點不得已的事，就叫大家停留一天，那麼，明天說不定那一位

又出了點事情，我是不是也叫大家停留呢？那麼，這個昆明要走到那一天才走得
呢？

管 但是這是同學大家願意的。

林 (搖頭)

妹 可是 Bobby 病得這麼重，桐哥，車子那麼擠——

林 是呀，爾妹，我也正在爲這件事爲難呢！

〔啞場片刻。〕

妹 要不，桐哥，你帶着大家走，我先陪着 Bobby 住在這兒，等他好了趕了上來吧。

林 那怎麼成，路這麼難走，你一個人帶着一個孩子——

妹 不要緊，桐哥，我照顧得了。

林 不。

妹 (哀懇地) 桐哥！

林 (又想了一想低聲說) 不，爾妹，我不要你離開我。二十年前我向你求婚的時候就說過這句話。我知道，我這是自私，可是我不能離開你。一離開你，我就像，就像什麼把握都沒有了，什麼都失去了！

姝 (語塞) 唉!

小姝 要不這麼辦。媽，你跟爸爸走，我在這兒看着弟弟。

姝 你你們兩個孩子都不走?

小姝 爸爸，你說好不好?

姝 不! 我不! 桐哥，我放心不下!

〔啞場片刻。〕

管 那麼——我——先去了。

林 (突然) 我倒想起個辦法來了，我找他去!

姝 誰?

林 婁國棟，你們不是說那六輛卡車是他的嗎? 聽說他們也是到昆明的。小姝，你帶着

Bobby 先搭他的車走。我就去找他——

〔窗外有人在問。〕

人聲 林先生是住這兒嗎？

小嫫 這是誰？

人聲 哈囉，林桐林先生在家嗎？

嫫 就是他，婁國棟來了。

〔婁國棟右手打着傘，左手抱着一只茅台酒罈子當門而立。他真的如翟順所說，變了。第一是胖了，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發福」了。頸子更看不見了。他穿着一件皮夾克，一條馬褲，皮靴，口裏啣着一支雪茄，臉上紅紅的，已經唱得差不多了。〕

婁 哈囉，哈囉，老林。哈囉！你們都不認識我了？

嫫 怎麼不認識？婁先生。真想不在此地遇見你。

婁 有緣千里來相會呀，哈哈哈哈哈（一面和林握手，一面打量林和爾嫫）哎呀，幾年不見，你們都——哎呀，變了變了。我也老了，哈哈哈哈哈（拍着肚皮）發福了！發福了！

管 好，林先生，我先去了。

婁 這位是？

林 (介紹) 管。

婁 哈囉。

管 (模倣着婁) 哈囉 (下)。

林 (指小嫫) 這是我的女兒，(指床上) 這是我的小男孩子。

嫫 叫婁伯伯。

小嫫 (含糊地) 婁伯伯

婁 哎喲哎喲，好福氣！好福氣！

嫫 請坐吧。

婁 (坐下來) 你們吃飯了沒有？

林 還沒吃呢。

婁 走，我請客，我請客。

林 不，謝謝，馬上就要開飯了。

婁 婁先生也還沒有吃過吧？

婁 吃是吃過了（看着桌上）——不過——哦，醬鴨！
Good-bye-Goodbye——老林，你喝酒不喝？來兩杯，頂好的茅台，我自己帶在身邊的。

林 我不喝酒。

婁 （已經打開瓶子）來，來，來三杯，老朋友，多年不見了。

婁 婁先生自己請吧。沒有酒杯，怎麼辦呢？

婁 不要，不要，不要，我就用這個行了，（拿起一個湯匙，自斟自飲起來）你真的不喝？
林 不。

婁 （高談闊論）老林，聽說你這次帶了一大羣學生走路到昆明去，是真的嗎？

林 是的。

婁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爾麻一直怕婁把兒子吵醒，坐在床邊守着。

林 爾嫫，你們去吃飯吧。

嫫 不忙。

婁 老林，你一直就在這個學校裏沒動？

林 是的。

婁 哈哈哈哈哈，老林，你老兄可真是以不變應萬變了！

林 你呢？

婁 咳，我玩的東西可多了！軍政，商學工農黨，三百六十行，大概什麼我全混過了，沒勁！

I tell you 我跟你說，老林，沒勁！所以到了兒我看開了，自己做生意。I tell You

老林，我跟你說，一個人不論幹什麼，總要有個經濟基礎，噶，經濟基礎。

林 哦，你現在在什麼地方做事？

婁 我不在什麼地方。妙就妙在這兒，我哪兒也不在。我哪兒也不在。我自己有六部卡車，

我幹自己的生意，誰也管我不着。

林 哦？就是同利公司的？

婁 Yes sir！同利公司就是我，我就是（彎彎腰）同利公司。全是新道奇，一九三八的牌子！

林 哦。

婁 當然嘍，做生意也有做生意的麻煩！——God Down it 這些檢查站真討厭——不過只要應付得了，吃得開，沒有辦不通的事，老林，我說一個人就得要會處世，要圓，要靈，要多方面都有聯絡。像我們早先在學校裏教死書，一點兒人情世故不懂，咳，那是死路一條！I tell You 我這些年算把這個摸透了。

林 （不耐）小婁，你去看看他們怎麼還不開飯？

小婁 好，（小婁下。）

婁 我們在外國唸了好幾年書，大考小考，一輩子經上總有上百次的考試。全是他媽的

白廢！ I tell You，我跟你說，這個年頭兒，就靠處世！

林 哼！

婁 我現在只有一個哲學，一個信仰——就是一個字——錢！

嫫 （看見林露不悅之色，故意岔開）婁先生的太太現在在什麼地方呀？

（婁忽然像澆了一盆冷水，豪氣頓斂。）

婁 唔？什麼？

嫫 我說婁太太現在——

婁 （嘆口長氣）唉！

林 真的，我倒忘了問你，你大概結婚多年了吧？

婁 唉，一言難盡！

林 怎麼？

婁 （王顧左右而言他）喝酒！喝酒！老林，你喝一杯！

林 不，我不喝。

婁 (看看嬌，不禁感慨繫之) 唉二十年了！二十年了吧，有？

林 什麼？

婁 我們在北京教書的時候。

林 嗯，可不是。

婁 日子過得真快呦。我們那個時代的人，死的死，闖的闖，部長次長都有好幾個了吧。

(林不響)(翟順上) 你看，翟順頭髮都白了。來一杯翟順。

翟 不，您請吧。

婁 哦，你還記得一個人嗎？

林 誰？

婁 施運嘉！

林 哦，他是的，最近我還接到他一封信。

婁（驚訝）你接到他的信？他當了漢奸了呀！

林 是呀，說是做了什麼文化協進會的會長。

婁 對，對，他給你寫信做什麼？

林 他約我去北平做校長。

婁 哦，你呢？

林 你看，我不是在往昆明去嗎？

婁 咳，你虧得沒有上他的當，跑到北平去。

林 怎麼？

婁 你還不知道嗎？施運嘉送了命了。

林 什麼真的？

婁 嗯，上個月十五的事，不知道怎麼得罪了日本人，說是服毒自盡了。

林 真的？

嫫 那差不多正是你接到他的信的時候呀。

林 唉！這也是做漢奸的下場！

〔Bobby在床上打了個滾，口中喃喃地說了兩句。

林 醒了嗎？（嫫拍着Bobby搖搖頭。）

婁 怎麼，病啦？

林 咽，病得很重。——婁先生，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婁 哦。

林 我想求你——

婁 （誤會了林的意思，連擺着手）不，你不用說，我就明白了。老林，我們是老朋友，你

太太——我們也不是初次見面。我一看就明白了——你手頭不大寬裕吧？

林 我一個多月前被炸了一次，什麼都炸光了，但是我要說的不是這個。

婁 老林，你是死心眼兒的人，我知道。可是，I tell you，我跟你說，一個人不論怎麼做官

也好，做生意也好，那怕弄到教書也好，一個經濟基礎總是要有的——

林 這不是我要說的話。

婁 (自願說) 說開了吧，老林，一個人能活幾年，幹麼跟自己那麼過不去呢？

林 (忍不住大喊) 我不是跟你談這個！

婁 哦？那你要跟我談什麼？

林 我—— (決心) 咳，不談了！

婁 (糊塗了，楞了一下) 哦——那麼，我還是談我的。老林，你是個痛快人，我跟你乾脆說吧。我勸你別教這個窮書了，來跟我一道做生意吧。我的運輸公司出息不算壞。多了沒有？(豎了一個指頭) 三千塊，我包你，三千一個月——

林 (厭惡萬分)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婁先生，我是個以不變應萬變的人。

媒 婁先生，不要說了，我們過的挺快活的。

婁 林太太，我這是好意，我——

嫗 是呀，你吃酒吧。

婁 可是一個人的經濟基礎 I tell you——

〔婁還在滔滔不絕，忽然外面尖銳的口笛聲音。

婁 這，這是什麼？

嫗 這是學生吃飯，吹哨子。

婁 哦，我當是警報呢！乖乖，六車子的貨，可不是鬧着玩的！怎麼樣呵，老林？

〔小葉上。

小嫗 爸，媽，吃飯了。

林 吃飯了，對不住。我們回頭再談吧。

婁 咳，我乾脆跟你說吧，我就是缺你這樣一個負責任靠得住的人——

〔外面又吹口笛，Bobby 在床上驚醒了，哭叫起來。

小嫗 Bobby 醒了！

Bobby 媽！媽！警報！警報！

〔慌連忙跑過去。〕

姝 不是警報，乖乖，是飯笛，不是警報。

Bobby 警報！警報！…… 媽，媽…… 我怕…… 怕……

小姝 （也在哄他） 不要怕，弟弟，不要怕。

Bobby 飛機來了！飛機來了！…… 媽…… 媽……

姝 他是上個月嚇着了！

〔林桐也跑了過去，外面還在吹笛。〕

林 翟順，去請他們不要吹了。

〔翟順下。〕

婁 好，我也走了，老林，你再考慮考慮， But I tell you——

林 （不耐煩） 好好，回頭再說，回頭再說——

〔婁登了聲肩膀，拿起傘抱着小酒罈子走了。〕

Bobby 媽，我怕呀……

媒 不怕，不怕……（驚駭）桐哥，你看他怎麼手脚直抽呀？你看，你看——

Bobby 媽……爸……怕，我怕……

小媒 嘴，嘴，你看他嘴也抽起來了！

Bobby （囁語）我的羊……羊……我要羊……羊……

林 他在說胡話！

媒 孩子，我的乖孩子！你醒醒，醒醒，這不是警報……

Bobby 羊……羊……

小媒 哎呀，他的手都涼了！

媒 脚也涼了！桐哥！桐哥！

林 快去請校醫來！

小柔拔腳就跑，走到門口，Bobby忽然不喊了，只是氣喘。

林 (看着孩子在死去) Bobby Bobby

〔小柔又站住了，翟順又上，笛子已經不吹了。〕

林 Bobby Bobby Bob—— (他突然住口，呆了一陣慢慢地放下孩子的手) 他——不行——了！

〔爾柔慘呼了一聲「吓——」便又馬上忍住了；她咬着嘴唇竭力忍住了淚，她站了起來，背轉身去。半響，她重覆了一句：〕

篠 他——不——行了！

林 這——樣——也——好。(他把Bobby蓋好，看了篠一眼) 我去找人去。(他噙着眼淚一轉身走了。)

〔爾柔又轉過身來，看着床上。她的眼花了，她的腿軟了，她的身體搖晃起來，她要站不住了。〕

小柔 媽！(她連忙跑過去抱住母親。)

嫫（搶到床邊伏在兒子身上）Bobby我的兒子（她痛哭失聲）Bobby……

小嫫（一邊也在哭着）媽，媽！

嫫 呵呵……

〔林桐又回來了，他站在門口，臉上滿是淚水。他走進來，向小嫫指指門口示意，管聲洪打着雨傘站在外面，呆呆地看着這一幅痛苦的場面。小嫫走到門口，又停住了。〕

嫫 Bobby我的兒子呵……

〔Bobby斷了氣。林桐輕輕地拿背單把Bobby的臉蓋上。他站在爾嫫背後，輕輕地扶她站起。〕

嫫 桐哥！倒在林身上，又大哭起來。）

林 嫫我的嫫！

〔小嫫緊緊地捏着管聲洪的手，低聲嚶泣。又有幾個學生，都打了雨傘，聞訊走進來。〕

嫫 Bobby他——死得——好可憐呵！

〔衆人無語，只是啼哭之聲。〕

翟 (忽然憤激地說) 咳，這是什麼日子！

〔管和小寒驚顧。〕

翟 林先生，小姐，我斗胆說一句：與其這樣，還不如聽婁先生的話——

林 什麼？

翟 改了行做生意去！

〔啞場。〕

林 (突然) 滾出去！

翟 (嚇呆了) 我！

林 (頓了頓，又壓低聲音，柔和地) 翟順，要去你自己去吧，我不留你。(翟順默然。林又慢慢地說) 我走的路是對的，就是再苦，再受多少波折，我也相信我走的路是對的。

〔靜場。〕

管 林先生——明天，總要停一天吧？

林 (看看爾姝，又看看床上，低下頭) 唉！——

〔衆人不響。〕

姝 (拭着眼淚) 不管先生——

管 還走？

姝 是的——走。——霍順。

翟 (咽着) 咽？

姝 你現在就去到鎮上買付棺木來。管先生，請你找幾個人幫幫忙，明天一早我們就把

他——(她哭得說不出來了。)

林 爾姝！爾姝……

(幕落)



第四卷

第一景

大學到昆明後四年，林桐依然堅守自己的崗位，以教讀爲事。但是這些年來，物價高漲，較戰前超出百數十倍。林桐些少東修所入，養家糊口，已成問題。更加近日來爾康患病不起，醫藥之資更費籌措。林桐此時像所有苦守本份的教師一樣，真是困窘不堪。

在昆明林桐家裏，一個裏外兩間的狹隘的屋子裏，爾康病在裏間床上，林桐和一個胖胖的醫生站在床邊。爾康剛打了一針下去。

醫（收拾器具）我想這一針下去，病總會見好一點的。

林 她的覺總睡不好，昨天幾乎一夜沒有合眼。

醫 是的，我這一針下去，恐怕就會睡的。半小時以後，如果她能睡一覺出一點汗，我看就對了。大概就見効了。

林 好的。謝謝胡大夫。

醫 (走到外間) 不過——我看林太太這個身體，就是好了也還要好好補養補養才行。最好能吃點魚肝油之類的，這次病的原因，主要的就是——呃，營養問題，你知道。

林 是的。

醫 (看看錶) 現在差不多十點，到十二點鐘的樣子，再把這個方子上的藥吃下去，晚上再吃一次。

林 是。

醫 我明天再來看。(戴上帽子，提起藥囊。)

林 (送醫生走) 好，謝謝胡大夫。——(遲疑一下) 這個——

醫 (懂得了林的意思) 不要緊，林先生，不要緊，再說好了。大家熟人，哈哈。——不過，這個藥價錢倒不便宜呢。

林 哦？

醫 恐怕要七八十塊錢一粒。

林 (一楞) 七八十塊錢一粒!

醫 (搖搖頭) 現在的西藥真是……咳,現在又那一樣東西不貴叻!(指指身上) 這種髒腳白布都要賣到百十塊錢一尺了……好,明天見吧。

(醫生走了,林拿着一張藥方,呆呆地在門口。

姣 (在床上虛弱地) 桐……哥!

林 咽,(向裏面走。)

姣 你……來。

嬌 要什麼,姣?

姣 醫生走啦?

林 咽!

姣 他說什麼?

林 沒說什麼。

嫫（不放心）他跟你在門口嘰嘰喳喳說了半天都說的些什麼？

林 他說要你好好地睡一覺，出點汗，病就要好起來了。

嫫（笑笑）他怕也就還是這麼說說吧。一個多月了，老是這麼不好不壞的。

林 不會的，胡醫生是昆明頂有名的內科大夫，他這一看準要見好的。

嫫 唉……怕自己病，怕自己病……偏偏就病到了！

林 爾嫫，你放寬心養病就好了，你總是想這個想那個的。

（爾嫫靜了一會，又抬頭問。）

嫫 桐哥，有開水嗎？

林 （拿起暖水瓶一搖）糟糕，又有沒了……爾嫫，你等一等，我來燒。（走到外間。）

嫫 雀順呢？

林 他叫我送信去了。

嬌 給維送信？

林 給——校長。

嬌 桐哥。

林 唔？

嬌 你是不是又去向學校借錢？

林 唔……（岔開話頭）不要瞞順這個爐子我也會弄，我已經訓練得很老槍了。

（他捲起袖子，預備去升火）糟糕，炭怕又不夠了，我到隔壁借去。

嬌 鄭家又哪裏會有，鄭楚雄明天就要走了。

林 哦……我想這一堆也差不多了。

〔林桐用了許多爛紙等塞在爐裏，蹲在地上把火點起來。〕

嬌 （突然地）唉也難怪他！

林 誰！

嬌 鄭楚雄。

林 哦。

嬌 這種日子，叫他這麼個公子哥兒怎麼熬得住？他太太又一天個電報催他到重慶去。

林 哼，教授改行的，他也不是頭一個了。（膽咳起來。）

嬌 桐哥，你不要弄了。

林 不，就要着了，就要着了，（他拚命擱着，但是上來的不是火苗，是一縷縷的白煙。）

嬌 昨天他又來過了。

林 哦？——（膽咳）克！克！——

嬌 他又來勸我們跟他一道走，他岳父那個建國公司，說是規模大得很。

林 哦。

嬌 他，他想拉你也去。

林 我已經告訴過他我不去——克！——克！

嫵 (放了心) 就是呀。鄭楚雄也是死心眼兒——他還要我勸你去呢。(也嗆咳起來)
克!克!

〔林桐弄得滿手烏黑，弄了一屋子煙，火還是升不上來。〕

林 (有點發急) 這個鬼爐子，總是弄他不好!

嫵 唉，你又那裏幹過這個叻。

林 (還是倔強脾氣) 不，我拿到外邊弄去!

〔林桐捧了爐子走出去，爾來一個人在床上輾轉了兩下，輕輕地咳着。等了一回，林桐又上，揉着自己
的眼睛。〕

林 不行，弄他不着。

嫵 等翟順去弄吧。我不急着喝——小嫵呢?

林 上課去了。

〔靜了一靜。〕

嫫 小嫫今年夏天就該畢業了？

林 嚶，眼看就到了。

嫫 唉，到那一天就好了，家裏多一個人做事總要——（又嘆口氣）唉，也快——桐哥。

林 唔，（還在揉眼睛。）

嫫 你還記得四年前我們由長沙走到這兒來嗎？

林 記得，可是你想那幹什麼？

嫫 那時候小嫫還是個十八歲的孩子，又黑又野——我們的Bobby——

林 好了，好了，不許說了。

——不響了，過了一會。

嫫 桐哥，我真對不起你呀！

林 你這是說的什麼？（走到裏間）桐，只有我對不起你的。

嫫 來，桐哥，你來。

〔林桐走到床邊。〕

林 你要什麼？

媛 我要你坐在這兒，坐在我的旁邊。

〔媛握住她的手，林桐坐在床沿上。〕

媛 你的眼睛怎麼紅了！

林 煙，煙燻的。

媛 不，又是熬夜熬的……桐哥，你不要儘仗着自己身體好呀，老這樣熬夜是不行的！

林 我，不要緊。——（不由地說出）我想趕着把那部稿子寫出來。可是咳，我真是笨，一

個字要瞥半天（苦笑）寫出來又不值錢，我們這種寫文章的，現在是……

媛 （難過）桐哥……

林 （想想不該說）蓋好了，媛，小心着涼！

媛 我熱得很！

林 不，醫生說要你出汗的。來，聽話，蓋上。（把爾嫫的手塞進了被，蓋好，半嚮。）

林 你爲什麼老這麼看着我？……嫫，你笑什麼？

嫫 你的鼻子。

林 （用手摸了一下，看看手，明白了）哦，這是剛才升火弄的，（要站起去找。）

嫫 （伸手拉住他）不，不要擦。桐哥，讓我這樣看着你。

林 可是……

嫫 （看着林，半嚮，忽然歎了一口長氣）唉！二十五年了！

林 你說什麼？

嫫 桐哥，你記得你頭一次到我們家來嗎？在北平——那時候，叫北京呢——我頭一

回看見你的時候，你也是抹了一個黑鼻子……

林 （想起，不禁失笑）哦，可不是。

嫫 大牛，二牛，還有那個頂小的，叫什麼來着？

林 四虎子。

嫫 對了，他們全爬在你身上——

林 嗯，二十五年了。好快呀！

嫫 嗯，好快呀——還有桐哥，你記得不記得我頭一次跟你說話，你紅着臉跑了？

林 記得。

嫫 可是後來你把褲子撕破了，又回到我家來我給你縫？

林 記得。

嫫 你記不記得生小嫫的時候，你像個瘋子似地見了人就告訴人你當了爸爸？

林 記得，記得。

嫫 你記不記得——在長沙——那次轟炸，把什麼都——

林 記得，可是你又想這些事做什麼呢？

嫫 你記不記得，桐哥，我們從長沙走來，半路上，我們的兒子——Bobby他——（說着）

說着她哭起來了。

林 媛，你想這些事做什麼呢！

媛 唉，我想着心裏好過。桐哥，就是我們頂痛苦的事，想起來也還是甜蜜的呀。

林 好了，好了，媛，不要多說話了。

媛 唉，真的好快呀，好像一閉眼的工夫，二十五年就完了——我真是有些留戀呀！

〔靜場片刻。〕

媛 桐哥。

林 嗯。

媛 我真對，對你不起。我什麼也沒有給你留下。除了小媛，我什麼也——

林 爾媛，你這說的是什麼！

媛 （忍不住大哭）桐哥，我真不想走，我真捨不得丟下你走呀！

林 爾媛！不要這樣！不許這樣！你看你這是胡思亂想些什麼！

媵 我真怕呀，桐哥！我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林 你不要再說話了，小心你的身體，醫生要你安安靜靜地休息。

媵 我，桐哥，我真怕不行了呀！（聲音轉爲平靜）我昨天夜裏夢見了我父親。還是北平學校裏那座房子。我像從外面旅行了好久，剛回家似的，爸爸笑嘻嘻地出來接我。奇怪的是，在樓梯上，模模糊糊地好像站着的——是我母親——不，細細一看，又像是

Bobby——他們都在向着我笑，笑……

林 （忍不住）不！不！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媵！媵！我的媵！我要你！我不放你走！我不放你走！

〔林桐像個孩子似地哭倒在媵身上，像怕被人搶去似地抱住她。〕

媵 （安慰林，拍着他的肩）桐哥，桐哥！不這樣！

林 不，不！你不許走！不許走！不許走！

媵 我不走，桐哥，我不走——唉，你真是個孩子呀。

林 你知道我什麼也沒有，我就只有你。你要是丟下我，我就什麼都完了。

媵 (撫着林的頭髮)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我。好桐哥, 我知道。——唉, 我的心裏——我就像那年看見你從拘留所出來, 拉住我的手頭一次叫我爾媵那個時候似的——奇怪, 我像, 我像一下子抓住了個什麼!

林拭乾眼淚。

媵 (望着他) 你今年也五十歲了。

林 噫。

媵 你就快過生日了呀?

林 噫, 三月裏。

媵 你的鬢角全都白了。桐哥, 你記得那一天嗎, 我說我就愛父親的白鬢角。

林 (微笑) 現在, 現在我們也白了。

(覆頤上)

林 誰呀?

翟我，翟順。

林 哦。（站起來迎了出去）怎麼樣？

翟 校長要您自己去一趟。

林 哦。（作勢令翟低聲。）

翟 （低聲）校長說困難，請您當面去談談。

〔林繃眉不語。〕

媵 桐哥，他怎麼說？

林 呢，校長沒有在家。

翟 （低聲）別處沒有法子再借一點兒嗎？

林 可哪兒去借呢？學校裏那位先生不是跟我一樣？（沉默有頃）——伸手向人借錢

——（搖搖頭不說了。）

媵 （在床上）你叫翟順升爐子吧。

林 哦，我，我要翟順去替我請一堂假。（走進內間）我這堂本來有課。

媛 請假爲什麼？

林 我——

媛 林桐到學校二十五年了，沒有缺過一次課。桐哥？我不要你爲我請假。

林 （想了一想）好，我去去就來。你好好睡一會兒吧。小媛就下課了。（走到外間）翟順，你快點燒開水，小姐要喝。

翟 燒——（看看地下的炭）哦，我先去借點來吧。

林 這個藥方子——（想了一想，把藥方放在書架上）等一下吧，我回來再說。（走出

門又回來，低低向翟順說）這些事——記着不要叫小媛知道。
翟 （滿不以爲然地）嚶——我曉得。

〔林桐下。〕

媛 翟順。

翟 唔。

嫫 校長怎麼說？

翟 校長唔，他——（他是個老實人，撒不出謊來。）

嫫 他拒絕了，是不是？

翟 （連忙）沒，沒有，他要林先生去談談。說是昨天新公佈的規矩，教職員都不准借錢了。

嫫 唉，我們借得也太多了。

翟 不，不是說又要調整什麼待遇嗎？

嫫 調整什麼嘞！薪水長一個，物價漲十個——唉！不怪黃教授天天喊要擺香烟攤子。

（翟默默地，拿了一個大茶杯向外走。鄭楚雄自外入。）

翟 哦，鄭先生來了。

嶺林先生呢？

翟 呃——上上課去了。

鄭 太太呢？醒着嗎？

翟 不知道，我剛回來。

媛 （在裏面聽到了）是誰呀？

鄭 是我。

媛 哦，鄭先生呀，請裏面坐。

（鄭走進裏屋，翟順下。）

鄭 怎麼樣？今天好一點嗎？

媛 還不是那個樣子。請坐罷，屋裏亂得很。

鄭 （坐）林先生呢？

媛 他哦，又買藥去了吧？

鄭 （看看爾媛）唉！你們這樣下去，怎麼行呵！

嬌 唔？

鄭 我看見他往校長室那條路上去了。（嬌不響）我看很困難。

嬌 怎麼？

鄭 新近公佈了一個限制借薪的辦法，你不知道嗎？

（爾不響打了一個哈欠。）

鄭 你想睡嗎？

嬌 好像要睡的樣子，剛才醫生打了一針，說是會要睡的。

鄭 那你先睡吧，我等會再來。

嬌 不，你坐坐，——你明天一定走了？

鄭 嗯，飛機票已經買好了，今天又接到我岳父跟我太太的電報，真可笑，一個人一封，催

我快去。

嬌 嗯，既然決定走了就快點去吧。

鄭 你——你這回該不笑我五分鐘熱心吧？

媛 (笑了) 咳，什麼話？楚雄，我不怪你，這裏生活也實在太苦了。

鄭 你們兩個呢？怎麼樣？——你問他了嗎？

媛 問是問了。

鄭 他還是不肯？

媛 (又打了一個哈欠) 你知道的——他那個牛脾氣。

鄭 (停了一停) 你睡吧。我等會再跟他當面談談。

媛 (困了) 也——好，他就會——回來的。

鄭 好，我就在隔壁等他，他回來我會聽見。

(鄭走出外間，順霍端了一大杯開水上。)

鄭 你這是什麼？

翟 開水，才借來的。

鄭 (低聲) 睡了，先放着吧。

(小柔 and 管聲洪手牽着手進來)

小嬌 哦，鄭伯伯。

鄭 下課哪？

小嬌 嗯，您怎麼走啦？

鄭 你母親要睡了。我等一下再來。

(鄭下。小嬌走到屋裏門邊，張望了一下，見母親真的睡了。)

小嬌 你看，我說是先告訴父親不是？

管 (搔頭) 告訴你父親要我先開口，這——這——

小嬌 告訴母親該我先開口，是不是？看你這自私！

管 這是我們事先講好了的呀。

霍 什麼事呀，你們兩個樂的這個樣子？

小嬌 翟順，我們……

翟 嗯，你們怎麼？

管 我們已經……

翟 你們已經怎麼？

小嬌 我們已經已經了——你明白了吧？

翟 不，我不明白。

小嬌 咳，這還不明白！真急死人！

管 （豁出去）我們訂婚了！

翟 （驚得只是張了大口瞪着，半嚮）真的哎呀！哎呀！恭喜恭喜！我正納悶說你們兩個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向小嬌）你告訴了先生沒有？

小嬌 還沒有呢。

翟 告訴了你媽媽沒有？

小嫻 也沒有呢，我們正預備來告訴她，她又睡着了。

管 她不到十分鐘以前才答應我的。

翟 那，那——唉，又是一代人，又是一代人！（樂得直拭眼淚）你我我真樂得不知怎麼是好了！

〔遠遠在打上課鐘。〕

管 又上課了，小嫻，我可得去了。

小嫻 一下課就來呵。

管 當然。（走到門口他又轉身）小嫻，我們可是說好了，我要教一輩子書呵！

小嫻 咽，跟我爸爸一樣。

管 我知道我什麼都比不上林先生，可是小嫻，要講起愛自己的妻子來，我決不讓他。

小嫻 （笑嘻嘻地）你呀，你就是這張嘴呦。

〔管笑着下。〕

翟（看着管的背影）你看看！你看看！（向小嫫）可是要像你爸爸跟你媽媽那，就不容易呵。這麼多年的夫妻了，進了電影院還要偷偷地你捏着我的手我捏着你的手呢？

小嫫 你，你看管聲洪也會像爸爸這樣嗎？

翟 會的，會的。——也怪，三代人了，都是一個脾氣。

小嫫 什麼？

翟 我是說早先你的外公方先生，跟現在你的父親，還有你將來的這位管先生——這三個人，你看，簡直像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都是那麼一股子實心眼兒。

小嫫 哦，爸爸呢？哪裏去了？

翟（一團高興立刻冷了）哦，他他剛出去。

小嫫 哪兒去了？這點鐘他沒有課呀？

翟 唔！是沒有吧？

小嫫 醫生來過了沒有？

翟 來過了。

小嫫 他怎麼說？

翟 我，我沒聽說。——好像開了個藥方的。（走到書架前拿起藥方。）

小嫫 （狐疑）翟順，你今天是怎麼了，這麼支支吾吾地（翟順不響）怎麼，媽的病——！

翟 （連忙）不，不是。

小嫫 那麼是——

翟 （抬頭看看小嫫）小嫫，你是打算和管先生結婚了吧？

小嫫 嗯，等我畢了業就——怎麼？

翟 你要離開這個家了？

小嫫 不，當然不。——爲什麼要離開呢？

翟 （安了心）唉，那就好了。（呆呆地看着藥方。）

小嫫 翟順，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呀？

翟 (所答非所問地) 現在的生活真高呵！

小嫫 (漸漸明白，捨過藥方) 這個藥方——怎麼還沒有去買？

翟 (苦笑) 買？

小嫫 是爸爸身上又沒錢了，是不是？

翟 唉，這兩年，他哪天身上又有過錢叻！

小嫫 翟順！

翟 你爸爸不叫我告訴你，可是——小嫫，你爸爸可真的要累垮了？

小嫫 累——垮——了？

翟 噫！這兩年來東西一天比一天貴，學校的薪水還不夠開伙食的。別人還可以拿點東西賣賣，我們又都在長沙炸光了，你說這個日子叫你爸爸怎麼對付？早先你媽也做事還好些，這陣子她一病倒——唉，小嫫，我也不能不說了，你爸爸可真要累垮

了！

小嫫（半天不響，像是自言自語地）我只知道家裏緊，可不知道有這麼緊！（突然轉

向翟順）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翟 我不說過了嗎？你爸爸不要你知道。

小嫫 可爲什麼爲什麼？

翟 他不要你担心思，他要你好好地唸書。

小嫫（要哭出來，喊着）可我成了什麼呀？翟順，可我成了什麼呀？——我，我還想到結

婚！

翟（拍哄着小嫫）不，不，別喊，你媽睡覺呢。

小嫫 我還在累他，還在用他的錢，不，不，我一定要給他幫忙！我去找錢去！

翟 那不成，你爸爸正是怕你要這樣的呀。

小嫫 可是——

翟 別說了，你爸爸來了。

小媛 他到哪兒去的？

翟 他去找校長借錢，可是我瞧——

〔林桐自外入，垂頭不語，倔強的林桐，也被生活磨折得走頭無路，第一次他顯出了疲憊。〕

小媛 爸爸。

林 哦，你回來了？（他扶着椅子坐下了。）

翟 怎麼樣？

〔林桐不響，站起來想進裏屋。〕

翟 小姐睡着了。

〔林桐又走回原位坐了下去，半響。〕

小媛 爸爸，校長怎麼說？

林 （驚訝地抬頭看看小媛，又轉頭譴責地看着翟順，翟低下頭去）他推說要到會計

室去查。

小嬌（揮手叫翟順走了出去）爸爸，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爲什麼不讓我知道呢？

林（半嚮，噓出一口氣）唉！誰想得到，我林桐今天真到了借貸無門的時候了！

小嬌 爸爸，我做專去爸爸，讓我出去找點工作做！

林（跳起來）不，不，我就是不要那樣！

小嬌 好爸爸，你也讓我爲這個家盡點兒力吧。

林 不，你唸書，我只要你唸書。

小嬌 可是我還可以唸呀，我出去做點事，等情形好一點，我還可以再回學校來讀完它。

正好管洪說有個地方要請——

林（像反抗着一個什麼勢力似的）不，偏不！我偏不！那怕我自己——（又住了口）不！

我偏不！

（啞場片刻，鄭楚雄走到門外。

鄭 是林先生回來了嗎？

林 (轉身看見) 哦，楚雄。

鄭 我聽着是你回來了，我方才不久才來過一趟。(看屋裏) 睡着了嗎！

林 嚶。聽說你明天要走了？

鄭 嚶，明天一早。

林 哦，我，我不能給你餞行了。

鄭 那裏話。我先到那邊把公司組織起來。

林 嚶——(自言自語地) 可惜了你那部宋史研究！

鄭 林先生！我——

林 不，楚雄，我不怪你。這個日子——(站起) 也實在太苦了。

鄭 (添了勇氣) 林先生，爾姝，你太太把我的意思跟你說了嗎？

林 說了。

鄭 怎麼樣。

林 我——

鄭 你能來嗎？

林 我——我不想改行。

鄭 (大失所望) 可是，林先生，你的生活——

林 我知道，我知道——

(小孩看看他們，悄悄地走下。)

鄭 我老實說一句，林先生，你教書也教了二十五年了，也該休息休息了！——咳，就是你對教書有興趣，那怕戰後再教呢，只要生活能夠好一點兒——

林 休息在這個時候我休息？

鄭 咳，痛快說吧，林先生，你就是現在改了行，也沒有人能說你一句對不起國家了，你今年都五十歲了，你的一生已經一大半獻給了教育。可是國家，國家做了什麼呢？弄得

學校不能維持，大學教授窮得連最低的生活都無法維持。

林 不，笨，學校總要有辦法，國家也總會有辦法的。

鄭 可是——

〔翟順拿了一封信上。〕

翟 林先生，校長室的信。

林 哦，拿來我看。（拆開信看。）

翟 怎麼樣？（林低頭不語。）校長還是不肯？

林 唉，也難怪他，學校裏的米又只夠吃到明天了。

〔爾溪在裏面床上呻吟，林五中焦灼，匆匆拿起書架上的藥方。〕

林 哦，翟順，這個藥方子——（他看看那個藥方，嘆了口氣，又坐倒在椅子上。）

鄭 你看，林先生，你就打算這樣束手待斃嗎？

林 我？

鄭 你不能只爲自己的一個抱負犧牲一切。請你不要見怪，這是自私的，我以爲。你還有你的妻子要養活。爾姝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這不能不怪這裏的生活太苦。我跟爾姝是從小的朋友，我不得不說這句話。

林 我明白，我明白。

鄭 你是一個有家庭的人，你要爲你的妻子兒女打算，你不能——一意孤行。

林 (自言自語地) 家庭？妻子——兒女？

鄭 林先生，不論怎麼說，一個人想做一點事情，總不能沒有一個基礎。一個經濟基礎呀！

林 (驚覺似的) 什麼？

鄭 經濟基礎。

林 (在回憶中搜索) 經濟基礎？經濟基礎？

鄭 是的，這個基礎你靠教書是做不到的。教書是，林先生，我不怕你見怪，教書是沒有酬報可言的呀。

林 (大驚) 你說什麼?

鄭 我說教書是沒有酬報可言的!

林 教書——沒有——酬報——(汗珠子在他額上暴發出來。)

鄭 是的，你林桐先生，就是一個例子。你教了二十五年的書——

林 我，我——

鄭 我剛才就跟爾姪說了。——

林 你跟爾姪說了?

鄭 我勸他——

林 (急促地) 她怎麼說?

鄭 (不答他的問話) 我勸她換個環境休養休養。——

林 (堅持地) 她怎麼說?

鄭 (看看裏間，他決定撒謊) 她說只怕你脾氣倔，不肯答應——

林 她是她說的嗎？

鄭 (含糊地) 嗯——

林 她她說怕我不肯答應？(向內室走) 爾燦！

鄭 你幹什麼？

林 我——我——(他站在內間的門口，不知如何是好。)

〔小翠和管聲洪上。〕

林 (鬆了一口氣) 哦，你們。

小嫫 嗯，爸爸，我們——

林 (看看他們，感覺到了什麼) 怎麼？

小嫫 爸爸，我跟管洪聲剛才商量了一下，我們想——

林 想怎麼？

小嫫 我們想一起到大理去教書，那邊正好寫信來要請兩個教員。

林 小嫫，我剛才不是已經說——

小嫫 我唸書，爸爸，我去一年一定回來唸完。

管 不要緊，林先生，我和小嫫一道去。

林 怎麼，你也要離開我？

管 我們兩個一起去。

林 你們兩個——？

管 哦，你看，我倒忘了！我們——我們——小嫫，你說呀。

小嫫 該你說嗎。

管 咳，你，還是你說吧。

林 唔？這是怎麼回事？

小嫫 爸爸，我們已經——已經——

林 已經——？

管 噫，我們已經——

林 （恍然大悟）哦——你們已經——了。

小媛 對了，爸爸我們已經訂婚了。

林 （跳了起來）哦！哦！——快告訴你母親！爾！爾！（走到內室門口又停住）唔，不

還是讓她睡吧，等一會兒再告訴她——哦，哦，這太好了，太好了！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小媛 就是今天早晨的事——爸爸，你不怪我沒先問你吧？你說了一切由我自己管的。

林 當然不，小媛，聲洪，我跟你母親盼望着這一天盼了好久了。——楚雄，你看他們兩個，

不是，很，很，很那個嗎？

鄭 （應酬）是的，恭喜恭喜呀！

小媛 謝謝鄭伯伯。

管 謝謝鄭先生。

鄭 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呀？

管（傻嗚嗚地）我們想越快越好，就在明年春天。

林 哦！這太好了！這太好了！——（他興奮得滿屋亂轉，忽然他又鎮定了下來）可是——

你，你們要離開我到大理去？

小嫫 我們只去一年，爸爸，一年之後我再回來唸書。

林 可是——一個家——你們自己也要有了一個家庭——

小嫫 不，我們還是照舊工作，各教各的書。

林 各教各的書？

管 咽，我們已經發下願心，都教一輩子書。

林 教一輩子書？

管 就跟您一樣。

林 跟——我——一——樣？

（爾嫫終於被他吵醒了，在上床轉側。）

小嫫 媽醒了！

(林桐跑進內間)

嫫 是誰呀？

林 我，爾嫫是我。

嫫 (推開被窩) 好熱呀！(睜開眼) 是誰在外面？

小嫫 (也已經進了內間) 是我，媽。

林 嫫，我們的女兒，她——

嫫 她怎麼？

林 她跟管聲洪，他們兩個——

嫫 怎麼？

林 訂婚了！

嫫 (一骨碌爬起來) 真的？——

林 不，不，你別起來。

嫫 我熱得很，我出汗了！你看。

林 （摸摸嫫的前額）哦，謝天謝地，真的出汗了。

〔小榮和林爲爾爾把枕頭和被子墊在身後靠着〕

嫫 讓我來看看。

小嫫 管聲洪，你進來呀。

〔管聲洪笑嘻嘻走進內間。〕

嫫 （拉着兩個人的手，不住地端詳）哦！哦！桐哥，這就是我們的女兒女婿了。

林 是的，是的。

嫫 （興奮地）你滿意嗎？

林 滿意，滿意，你呢？

嫫 我是滿意的很了，滿意的很了。——（看見鄭的影子）還有誰在外面？

林 (笑容頓失) 是楚雄。

嬾 哦。他——和你說了?

林 嗯。

嬾 你怎麼說?

林 我?

嬾 你拒絕他了?

林 我——沒有?

嬾 什麼,你答應他了?

林 也沒有——可是——

嬾 怎麼?

林 爾嬾,你的意思呢?

嬾 我的意思?

林 欸。

嬌 我還會有什麼別的意思嗎？

林 怎麼，你沒有說你想走？

嬌 我想走林桐你——

林 哦！你沒有！

〔林桐掉頭就向外走，恰巧翟順領了一個人上來，矮胖身材，圓頭滾腦，活脫是當年的劉福萬，他穿一身嶄新的不十分稱身的西服，手裏提着一大綑禮物。〕

翟 林先生，您看這是誰。

〔林一楞。〕

來人（粗聲粗氣地）林大教授，您不認識我了吧？

你是？

來人 哈哈，（向翟）我說是不是，不認識我了吧。我還在您身上爬過呢！

翟 這是劉家的——的小少爺。

林 (想不起) 唔?

翟 (只好說出) 四虎子，他就是。

林 (細細一看) 哦呀，可不是嗎！可不是四虎子嗎！

劉 哈哈，我現在叫劉大有了。

林 哦，哎呀，真是多年不見了，你都這麼大了！

劉 林教授，您的頭髮也白了呵！您太太呢？

林 哦。爾嫫爾嫫！你看看誰來了。

劉 (一步搶到門口) 方小姐，您還認得我吧？

嫫 哦，四虎子！裏面坐，裏面坐。

林 真想不到，你這是打哪兒來呀？

劉 我剛打重慶來，我爸爸聽說您在這裏，叫我來看看，順便給您帶來幾樣小禮兒。

嫫 哦呀，那怎麼敢當，怎麼敢當！

劉 您別客氣，這是爸爸一定叫帶來的，四罐咖啡，八罐牛奶，他說您愛喝這些東西。

嫫 唉！我們現在那裏還喝這個叻。你們老太爺還好？

劉 好，好。

嫫 你母親呢？

劉 也好，也好，老兩口兒現在舒舒服服的啦，我們弟兄五個全自己有了車子跑公路，他老人家不愁吃，不愁穿的，樂之的啦！

嫫 哦，他們倒好福氣——哦，這是我的女兒，這是管先生，就要做我的女婿了。這是劉大哥。

劉 (和小嫫等點頭) 好，您歇着吧，我聽翟順說您不大舒服。

嫫 唉，一個多月了。

劉 看大夫了沒有哇？

林 看是看了——（看看手裏那張藥方，沒有說話。）

劉 （乖覺）得，方小姐——我現在該稱林太太了，哈哈——您歇着吧，我改天再來看您。

孀 好，請外面坐吧。

〔劉和林走出外間。〕

劉 得，我也不打擾您啦。

林 好多年不見，怎麼就走？

劉 改天再來，林教授。（走到門口）哦，您還記得誰，婁國棟婁教授吧？

林 記得記得，他不是弄運輸公司嗎？

劉 咳，垮了！垮了！

林 垮了？

劉 車子全丟在仰光了！他最後剩下的兩部車子，昨天叫我給買來了。那個老傢伙整天

喝酒，這幾萬塊錢眼看也就完蛋。

林 (忽然想起了什麼) 哦！對了，就是他說的經濟基礎！就是他說的經濟基礎！

劉 您說什麼？

林 哦，沒什麼。

(劉大有躊躇了一陣，終於由口袋裏掏出一大疊鈔票塞在林手裏。)

劉 這個——您先用着吧。

林 四虎子——劉，劉大有，這，這怎麼可以？

劉 沒關係，沒關係，我爸爸是叫我來看看您要不要！

林 可是——

劉 得，改天見了，林教授。

(劉大有笑哈哈地走了。林桐捏着那個錢，茫然久之。)

林 翟順，快，快去把這個藥方子配來！

翟是，（接過藥方和錢。）

林（自語）唉，經濟基礎！經濟基礎！

鄭（一直在旁觀）怎麼樣，林先生，你——？

林哦，對不住，楚雄，我都把你忘了。

鄭你是——不去了？

林不，楚雄，謝謝你的好意，我想我們還是在這兒呆下去。

鄭可是——

林不管多苦，不管多窮，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笑笑）我就跟她拚下去！

鄭爾孌呢？

林我呆的地方，她就會呆下去的，連小孌聲洪都要跟我一起拚下去。楚雄，我剛才忽然想起，我實在怕日後我的子孫——小孌他們的子女將來談起這個抗戰的時候來，少不得要問我『外公，你那時候幹了些什麼？』那時候，你想，我不能回答他們說我

抗了鎗桿在前線殺敵人，已經夠慚愧的了，怎麼還能告訴他們說我那時候在做買賣發國難財呢？

鄭 哦！

林 哦，對不起，楚雄，你當然和我情形不同。

〔翟順走出去又回來。〕

翟 林先生，外面有兩個學生會的代表要見您。

林 學生會的代表？

小 姦 哎呀，管聲洪，你看你這記性！

管 哦，真的，說着說着我就給忘了！他們本來託我先和您講一下的。

林 什麼事呀，究竟是？

管 學生們想給您舉行一個紀念會。

林 紀念會？

管 紀念您服務母校二十五週年，他們怕您不同意，要我先探聽探聽您的口氣。

林 哦，請他們進來，請他們進來。

〔覆頤下，立即又隨着兩個學生代表上。〕

代表們 （鞠躬）林先生（又向鄭行禮）哦，鄭先生也在這兒。

林 請坐，請坐，你是 Mr. 王，是吧？

王代表 是的，這位是 Mr. 徐。

林 請坐。

王 （坐下）我們兩個代表全體同學來看林先生，想報告您一點兒小事體。（向管）

〔管先生已經跟林先生說了吧？〕

林 說了說了，不過——

徐代表 林先生在本校服務已經有了二十五年的歷史，您的學問同人品，同學們沒有一個不欽佩的，尤其是最近這幾年來，您爲學校搬家的事，由北平搬到長沙搬到昆

明，您自己的財產兒女，都遭受莫大的犧牲，同學們感激得真是無可答報，所以想在您這備在母校服務的二十五週年，舉行一個紀念大會。

王代表 同學的意思，想就在您的五十大慶的日子舉行，聽說三月初一日就是您的生日，是嗎？

小嫫 （早已跑了出來應着）是的。

王代表 那好極了，三月初一隔今天還有一個多月我們決計就在這一天舉行。本校的校友會方面我們也去徵求了同意，他們也極力贊成這件事。

林 哦，這這——（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小嫫 （在床上）什——麼——事呀！桐哥？

林 （跑到屋裏）哦，哦，嫫，你聽見沒有，他們要給我做壽——不是不是，他們要給我舉行紀念會！咳！我說不清了！

小嫫 媽，他們學生會要給爸爸舉行一個服務母校二十五年紀念。

嫵 哦，（握住桐的手）桐哥！

徐代表 （站起來，走到裏屋門口）我們今天來，就是要請林先生一號那天出席這個會，我們有一面小小的旗子，獻給林先生。

王代表 我們也請林師母一起出席。

嫵 我一定來，一定來，我一定來的。

徐代表 （看看王代表）那，我們就走吧？林太太不大舒服，我們就不打擾了。

嫵 不再坐一坐嗎？——謝謝你們來——

〔林送兩個代表到門口。〕

王代表 再見吧，林先生，您留步吧，（走到門口）要說我們兩個，那真恨不能這個紀念會就是明天呢！

〔兩個代表走了。〕

林 （一直感動得說不出話）你看你看！（突轉向鄭）楚雄，你說教書是沒有酬報的

嗎？你說教書是沒有基礎的嗎？你看，這就是我的酬報，這就是我的基礎呀。

鄭 唉，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勉強你了。那麼，再見吧。

林 （忽然想起一件事）哦，楚雄，你別走。

鄭 唔？

林 我倒有件事託你。

鄭 什麼？

林 我給你薦個人。

鄭 哦？那一位？

林 我家這個霍順，原本是爾嫫家用的人，這二十幾年來，一直跟着我們，爲人忠厚勤勞，你是都知道的，你——把他帶去吧。

霍 （大驚）林先生，您——？

林 霍順，我很對不起你，你也苦夠了！

翟 我並不怕吃苦呀！

林 可是，翟順，我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怕我的力量——

翟 這您放心好了，我已經打算好了。

林 你打算怎麼樣？

翟 不瞞您說，學校裏考校警，我已經報了名。

林 你考校警？你六十多歲的人了？

翟 （羞怯地）我，我報的四十八歲。（又改換口氣）我歲數老，身子骨可結實得很呢。

（曲起一隻胳膊）您瞧瞧！咳，反正是混份飯吃吧，這麼一來，我也可以照樣侍候您

先生，照樣侍候我們小姐。

林 （感動得說不出話）你看！你看！

小嫖 （拉着翟順直轉）翟順！好翟順！

爾嫖 （在床上）桐哥，你就依了他吧。

〔林雨又跑進裏屋，小簾，簾聲，翟順都跟着。〕

林 媛，你都聽見了？

鄭 (看着這家子人搖搖頭) 這家子！(他自己走了。)

媛 來，你們都坐在我旁邊，讓我看看。

林 媛，你需要休息。

媛 不要緊，我像好多了！我身上輕多了。——來，翟順，你也來，(他一個一個地看着，滿意地微笑。最後看到管) 他，(向林) 他果然成了我們的女婿了。

林 媛，媛。

媛 (笑了) 又是一個書獃子！

林 (忽然想起，向管) 對了，你剛才說什麼，說你要教一輩子書？

管 是的。

林 可，可是爲什麼呢？

管 因為教書給我最大的快樂。

嬌 快樂？

管 是的，你能把一個人的知識分給許多人，你能把一個人的幸福分給許多人，你快樂，因為你給。你——咳，我的嘴太笨，我說不明白。

林 （記起了什麼）你快樂，因為你給——你快樂，因為——奇怪。這是誰說過的話呢？

嬌 是的，我父親說過的。

林 可不是，可不是嗎？你父親說過的，就在我頭一次看見你的那一天。（低低地唸着）

你快樂——因為你給——

（燈光漸暗，幕落）

第二景

這是一個佈置好了的學校禮堂的講台，牆上掛着黨國旗和國父及主席的巨像，台上排着一排椅子，台口有一個講台，徐代表向着台下（即劇場中的觀眾）在演說。

徐 諸位師長，諸位同學。今年是林桐教授在校服務的第二十五週年，我們遵守學生會

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經過學校當局的同意，本校校友會的熱烈贊助，在今天——

正好是林桐先生五十大慶的吉日——舉行這個慶賀的典禮。（台下鼓掌）我想

我不必在此地多說，我們全體校友，不論離校的與在校的，對林先生的教育培植，是怎樣地感激。我也無須再說我們對林先生的高尚的人格和學識，又是如何地欽佩。我想說一件事，就是這二十五年來，林先生始終不曾離開母校一步，數十年如一日。尤其最近這幾年，國難期中，林先生兩次負責學校的遷移，吃盡千辛萬苦，林先生自

己的家財，在長沙轟炸那一次全部毀盡，林先生的愛子，又在徒步入滇的那一次去世。林先生忍受了這樣大的犧牲，仍然在這裏咬着牙，吃着苦，爲了我們的知識，爲了我們的幸福，爲了我們的將來，堅守崗位不移。在這種學校經費窘迫，許多我們欽敬的師長都爲了生活，陸續捨棄我們而去的今天，我們怎麼能不對林先生感激涕零呢？這種感激，我們全體同學想不出什麼表示的方法，只有在今天，林桐先生五十大慶的良辰，特製了一個小小的錦旗，獻給我們敬愛的師長林桐先生。（台下大鼓掌）學生會派我致頌詞，個人口笨齒拙，不會說話，而且林桐先生曾一再囑咐，這個儀式愈短愈好，所以我不想再嘵舌，但是在獻旗之前，我還有個好消息報告：就是學校當局已經聘請林先生爲文學院院長兼文史系主任。（台下鼓掌）我知道林先生是不會重視這個的，但是在我們敬愛林桐先生的人，這件事確是值得我們歡欣鼓舞的好，現在請大家鼓掌歡迎林先生、林師母。

劇場觀衆席中掌聲雷動，有人回頭向後看，觀衆都陸續地向後望着，王代表引着林桐和他的太太

方爾雅進來，小斌和聲洪跟在後面，方大病初痊，扶着林桐頭巍巍地走着。觀眾掌聲如雷。

林桐一面和大家點頭爲禱，一面隨着王代表走上講台。代表請林桐和爾雅坐在正中的椅子上，小斌和聲洪退開。一個司儀拉開喉嚨喊：

司儀 獻旗！

〔王代表捧了旗子站了起來，把旗子打開，在一幅大藍緞子的旗子上，繡着四個大字，是「萬世師表」。〕
在全體學生熱烈的掌聲中，王代表把旗子獻給林桐，林桐鞠躬受旗，台下掌聲雷動。

司儀 林桐先生致訓詞。

〔在掌聲中林桐走到講台前。他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只是張着手勸大家安靜。〕

林 （聲音裏帶着顫抖）諸位先生，諸位同學，諸位朋友。（台下慢慢靜了下來。）諸位這種熱烈的盛意，我，林桐，實在是太感激太感激了。（頓一頓）方才主席說我二十五年來吃了千辛萬苦，不，這句話是不對的，不，教書不是一件苦事情，教書是一件頂快樂頂快樂的事情。這二十五年來，我無時無刻不感謝我的學校，感謝我的諸位

學生給了我這種快樂。（頓了一頓）當然，我也難免有痛苦的時候，甚至有遭遇到不能忍受的打擊的時候，——在這種國家民族的生死關頭，有誰不會受到呢？現在想來，這都是上天試驗我林桐的毅力和決心的時候了。我現在才明白，當初我的岳父方義達先生——他也是這個學校裏的一位老教授——我現在才明白他常說的一句話：『憑了一時的衝動做一件勇敢的事容易，長久地艱苦地守着一個理想那才是真難。』我不責備那些離開教育的崗位，改了行去就報酬更好的事業去的同事們，他們也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讓能夠苦守住這個崗位的苦守着吧。要知道：多一個發國難財的國家就多損失一元元氣，多一個死守崗位的，國家就多增一分力量呵。（台下鼓掌）這個國家三十餘年都沒有斷過災難，像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要長大成人，健碩強壯，是必須經過一番病痛的。但是那個日子會來的，那個日子就要來了。只要我們每個國民守着我們每個人的崗位，盡我們每個人的責任，不要再給這個國家添病痛，不要使自己變成他的瘡疥，他的贅疣吧。（台下大鼓掌）

林又頓了一頓（我現在明白了，我甚至感謝上帝，我在這樣一個苦難的時代，但是我已經說了，我不是一個堅強的人——我不知道世上真有絕對堅強的人，假如沒有人經常地在他旁邊鼓勵他，陪伴他和喚醒他，我是有的。我感謝我的這些朋友。第一個是我的岳父方義達先生，他的鼓勵在他去世後的第二十五年還能提醒我，我的責任。第二個是你們諸位，你們的熱烈的情緒使我永遠不敢懈怠。但是，第三個，我以最大的驕傲來說，是（回頭看看）我的妻子方爾嫫女士。（台下大鼓掌）他不但同我共了二十五年的甘苦，她給我的幫助，鼓勵和慰安，是沒有言辭可以表達的，他站在我身邊的時候，我就有了向一切奮鬥的勇氣。爾嫫，我感謝你。

（台下大鼓掌，有人大呼）

呼聲 請林師母說話！

（衆人附和，方爾嫫顛顛地站了起來，她和勸她講話的徐代表謙讓着，但是台下拼命鼓掌要求。最後終於屈服了，台下靜了下來。）

媒 (笑着) 我說什麼呢？你們要我說什麼呢？要我幫着你們恭維林桐嗎？該說的話都

已經說了。要我替我的丈夫謙虛嗎？我覺得你們說他的那些話他都當得起的。——

那麼，讓我告訴你們這一句話吧：林桐不但是一個好教授，而且也是一個好丈夫，

(台下笑了) 說句笑話吧，在我們結婚這二十多年之中，我們沒有吵過一次架。(台

下大笑) 唔——(有點懷疑自己的話，回頭問林桐) 我們吵過嗎？

林 呃，兩次，就只兩次。(台下大笑)

媒 你看，就是吵過我也忘了。(台下又大笑) 今天，你們爲了他做了二十五年的好教

授，送他一面旗子，我爲他做了二十四年的好丈夫，也要送他一樣東西。(她打開一

個帶着的小包袱，抖出一件東西，原來是條褲子。)

(台下大笑)

媒 你們一定以爲這可笑吧？可是這條褲子對我却是一件神聖的東西。(台下又靜了

下來) 林桐頭一天到我家裏來的時候，就是穿的這條褲子。二十五年了，我還收着

它。民國二十七年學校在長沙被炸的時候，我們的全部家產都炸光了，只留下了這一條褲子。我一直拿它當寶貝似地藏着。你們知道嗎？林桐教授已經五年沒有新褲子穿了，他身上穿着的已經補得無可再補了。我今天就把這條褲子送給他吧。我現在是什麼都沒有了，真的什麼都沒有了，我的一切全——給了他！

〔台下大鼓掌，林桐在掌聲中接收了爾等的禮物，淚水掛在兩個人的頰上，徐代表興奮地大呼。〕

徐 林桐先生萬歲！

台下 林桐先生萬歲！

徐 林桐夫人萬歲！

台下 林桐夫人萬歲！

〔在一片萬歲聲中，司儀呼着「禮成」，幕漸漸地落下來，林桐和爾等手拉着手，感動得不住地向台

下點頭。

——全劇完——

一九四三年七月寫

